皇明疏鈔

征討二

八寨斷藤峽捷音疏　　王守仁

據湖廣分巡上湖南道僉事汪溱廣西分巡左江道僉事吳天挺分巡右江道副使翁素等會稱廣西潯州衛指揮馬文瑞王勳唐宏卞琚張普千戶劉宗本永順統兵宣慰彭明輔官男彭宗舜保靖統軍宣慰彭九霄及辰州等衛指揮彭飛張恩等各呈前事本職遵奉統領各該軍兵依期於本年四月初二日密到龍村埠登岸當蒙統督參將張經都指揮謝珮督同宣慰彭明輔分布官男彭宗舜頭目彭明弼彭求

領土兵一千六百名隨同領哨指揮馬文瑞頭目項永壽嚴謹領土兵一千二百名隨同領哨指揮王歙又督同宣慰彭九霄等分布官男彭蓋臣下報效頭目彭志明領土兵六百名隨同領哨指揮唐宏頭目彭九臯領土兵六百名隨同領哨指揮卞琚頭目彭輔領土兵六百名隨同領哨指揮張縉頭目賈英領土兵六百名隨同引哨千戶翟宗本并各哨官員領潯州等衛所及武靖州漢土官兵鄉導人等共一千餘名永順進勦牛腸保靖進勦六寺等賊巢刻期同抵賊巢各賊先防湖兵經過各將家屬生畜驅入巢後大山潛伏賊首胡緣二等各率徒黨團結防拒然

該知本院住劄南寧寂無征勦消息又不見調撥而湖兵之歸又皆偃旗息鼓略無警備遂皆怠弛不以為意至是突遇官兵四面攻圍各賊倉皇失措然猶恃其驍悍鋒擁來敵當有彭明輔彭九霄彭宗舜拜頭目田大有彭輔等督率目兵奮不顧身衝冒矢石敵殺數合賊鋒摧敗當陣生擒斬獲首賊并次從賊徒首級六十九名顆俘獲男婦及奪回虜人口牛隻器械等項數多餘賊退敗復據仙女大山憑險結寨各兵追圍攀木緣崖設策仰攻至初四日復破賊寨當陣生擒斬獲首賊并次從賊徒首級六十一名顆初五日復攻破油榨石壁大陂等巢生擒斬獲

首賊及次從賊徒首級七十九名俘獲男婦牛隻
器械等項數多餘賊奔至斷藤峽橫石江邊因追兵
緊急爭渡覆溺死者約有六百餘徒官兵復從後奮
勇追殺當陣生擒獲斬首賊及次從賊徒首級六十
五名顆俘獲男婦牛畜器械等項數多各賊間有一
二漏網亦皆奔竄他境官兵追殺至於本月初十日
徧搜山峒無遺衆請收兵回至潯州府住劄間隨有
本院密切牌諭復令職等移兵進勦仙臺等就於本
月二十一日黃夜仍前分有各哨官兵遵照方略永
順於盤石大黃江登岸進勦仙臺花相等處保靖於
烏江口冊竹埠登岸進勦白竹古陶羅鳳等處剋

十三日寅時一齊抵巢各賊聞知牛腸等巢破方懐疑懼謀欲據險自固賊首黄公豹廖公田等各率徒黨沿途設伏埋簽合勢出拒官兵驟進翕如風雨各賊雖已奪氣然猶舍死衝敵比之牛腸等賊兇惡尤甚各該官兵奮勇夾擊爭先陷陣生擒斬獲首賊及次從賊徒首級四百九十名顆俘獲賊屬男婦牛畜器械數多各賊奔入永安邊界地名立山恃險結寨摘調指揮王良輔幷目兵彭愷等於本月二十四日亦各分路並進奮勇爭先四面仰攻賊乃敗散當陣生擒斬獲首賊及次從賊徒首級一百七十二名顆俘獲男婦牛畜器械數多餘賊逃竄追殺無遺又

據把截巡擊參將沈希儀解報擒斬首從賊徒首級八十六名顆把截頭目鄧宗七撫猺老人陳嘉猷旗軍洪狗驢等及貴縣典史蘇桂芳把隘猺獞孫龍官舍覃鋙潯州府捕盜通判徐俊平南知縣劉喬等亦各呈解擒斬首從賊徒首級八十一名顆俘獲男婦器械等項數多又該督兵右布政林富舊任副總兵張祐等遵奉本院方畧分督田州府報効頭目盧蘇等目兵及官軍人等三千名思恩府報効頭目王受等目兵及官軍人等二千名帯貴等目兵及官軍鄉款人等一千一百名照依分定哨道進勦八寨積惡猺賊刻期於本年四月二十三日卯時一齊[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於二十二日晚於新墟地方集各土目人等申布[illegible]阮容授方畧乘夜銜枚速進所過村寨寂然不知河兵黎明各抵賊寨遂突破石門天險我兵進入賊方驚覺皆以為兵從天降震駭潰竄莫知所為我兵乘勝追斬各賊且奔且戰薄午四遠各寨賊聚衆二千餘徒各執長鏢毒弩乘勢呼擁来拒極其猛悍我兵鼓衆奮擊而前聲震巖谷無不一當十賊既失險奪氣而我兵愈戰益憤賊不能支遂大奔潰當陣生擒斬獲首賊及次從賊徒首級二百九十一名顆俘獲男婦畜產器械數多賊皆分陣聚黨奔入極高大山據險立寨我兵亦分道追躡圍勦然巖壁峻絕我

兵自下仰攻戰勢不便賊從巔崖發石滚木多為所傷於是多方設策夜發精銳掩其不備二十四日我兵復攻破古蓬等寨生擒斬獲首賊及次從賊徒首級共一百三名顆俘獲數多二十八日復攻破周安等寨生擒斬獲首賊及次從賊徒首級共一百四十六名顆俘獲數多正月初一日復攻破古鉢等寨生擒斬獲首從賊徒首級一百二十七名顆俘獲數多初十日復攻破都者峒等寨斬獲首從賊徒首級一百四名顆俘獲數多本月十二等日復擄黎將沈希儀解到督領指揮孫繼武等官軍及遷江土目兵夫人等於高徑洛春大潘等處追勦邀擊各寨奔賊斬

獲首從賊徒首級九十八名顆都指揮高崧解到嶺
領指揮程萬全等官軍及土目兵夫人等於思盧北
山等處搜勦截捕各寨奔賊斬獲首從賊徒首級九
十一名顆又據同知桂鍪監督思恩土目韋貴徐五
等目兵分勦銅盆等寨斬獲首從賊徒首級一百九
十二名顆俘獲數多又據通判陳志敬督領武緣應
盧等處鄉兵搜勦大鳴等山奔賊斬獲首從賊徒首
級八十六名顆又於本月十七等日盧蘇王受等復
攻破黃田等寨斬獲首從賊徒首級三百六十二名
顆俘獲數多六月初七等日復攻破鐵坑等寨斬獲
首從賊徒首級二百五十三名顆俘獲數多又據指

揮康壽於千戶王俊等督領官兵於綵茅等處把隘搜截斬獲首從賊徒首級四十八名顆各賊始雖敗潰然猶或散或合至是見其渠魁驍悍悉就擒斬遂各潰逃遠竄其稍有强力者尚一千餘徒將奔往柳慶諸處賊巢我兵四路夾追及之於橫方水江各賊已入舟離岸兵不能及然賊衆船小皆層疊而載舟不可運復因争渡自相格鬬適遇颶風大作各船盡覆浮泊登岸得不死者二十餘徒而已我兵既無舟渡又風雨益甚遂各歸營既晴我兵仍分路入山搜剿各賊茫無蹤跡又復深入見厓谷之間顛墮而死者不可勝計臭惡薰蒸不可復前遠近巖峒之中村

木之下推疊死者男婦老少大約且四千有餘盖各
賊皆倉卒奔迸不曾齎有禾米大雨之中饑餓經旬
而既晴之後烈日焚炙瘴毒蒸爍又且半月有餘故
皆糜爛而死八寨之賊畧各以蕩盡雖有脫漏亦不能
滿數十餘徒矣本院議於八寨之中據其要害移設
衛所以控制諸蠻復於三里設縣以迭相引帶親臨
相視思恩府基景定衛縣規制其時暑毒日甚山溪
水漲皆悪派臭穢飲者皆成疫痢本院因見各賊既
已掃蕩而我兵又多疾疫死亡乃遂班師而出切照
本職於本年三月二十三日先奉本院鈞牌據左江
道守巡守備等官呈稱斷藤峽等處猺賊上連八寨

下通仙上華花相等哨累年攻刼郡縣鄉村殘害軍民
累奏請兵誅勦乞要乘此兵威勦滅等因行令各職
監統各該官兵進勦各賊諭令未至信地三日之前
停軍中途候約參將張經與同守巡各官集議先將
進兵道路之險夷遠近各巢賊徒之多寡强弱及所
過良民村分之經由往復面同各鄉導人等逐一備
細講究明白務要彼此習熟若出一人然後刻定日
時偃旗息鼓寂若無人密至信地乘夜速發務使迅
雷不及掩耳將各稔惡賊魁盡數擒勦以除民害以
靖地方除臨陣斬獲外其餘脅從老弱一切皆與宥
免今茲之舉惟以定亂定民為事不以多獲首級為

功各官務要仰體　朝廷憂憫困窮之心俯念地方
久罹荼毒之苦仍要禁約軍兵人等所過良民村分
毋得侵擾一草一木有犯令者當依軍法斬首示衆
各官既有地方之責任兼復素懷忠義當茲委任務
竭心力以祛患安民書完之日通將獲過功次開報
紀功御史紀驗以憑奏報奉此各職會同參議汪必
東僉事江濠吳天挺參將張經都指揮謝珮遵照軍
門成筭分布各哨官兵申明紀律嚴督依期進勦前
項各賊巢穴獲功解報間隨准參將張經手本寄奉
本院鈞牌仰候牛賜事畢即使移兵進勦古陶諸賊
就使久戢先已聞風逃遯亦須整兵深入掃其勦穴

以宣聲罪致討之威若賊遂能悔罪效順亦宜姑與招安如其仍前憑險縱恣兩征不已至於三三征不已至於四務在殄滅以絕禍根各官就彼分定哨道永順進剿仙臺諸處保靖進剿白林諸處各令鄉導引路進兵務在計慮周悉相機而行毋偏執己見致有悮事彼中事勢祭將張經久於其地必能知悉仍要本官勇當力任所決而行不得含糊兩可終難辭責又經遵照方畧依期進剿獲功解報間又於四月初五等日各職先奉本院鈞牌據右布政林富副總兵張祐等呈稱八寨猺賊毒害萬民千百里塗炭已極乞要乘此軍威急除一方大患等因本院看得

八寨之賊既極驍猛而石門天險自来兵不能入此可以計取未易以兵力圖者邇者思田既附湖兵尚留彼賊心懷疑懼必已設有備禦今各州狼兵悉已罷散而思田新附之民方各歸事農耕湖兵又以散回彼必以我無復有意於彼是以近日稍稍復出剽掠是殆以此探望官府舉動今我若罔聞知且聽其出沒彼亦放縱懈弛謂我不復能為此正天亡之時機不可失前者思田各目感激　朝廷再生之恩未欲立功報效當時許其休息三月然後調用今已及期仰右布政林富總兵張祐照牌事理即便分投密切起調各目兵夫迂路前到南寧面聽約束行事各

職遵奉起調行至新墟地方又密奉進兵方畧刻定
日期當即遵奉連夜分哨速進遂克攻破巢穴連戰
皆捷斬獲功次解報間職等各蒙巡按廣西監察御
史石金案驗爲紀獲功次事案行該道各不妨監督
如遇參將張經舊任總兵張祐等各官解到擒斬賊
人首級幷俘獲賊屬男婦牛馬俱要就彼審驗真的
事完通查獲功員役分別首從功次多寡緣由造冊
齎報以憑覆審奏報等因除遵奉外今據進勦斷藤
峽谷各哨十一月官兵解到生擒斬獲首從賊徒首
級一千一百四名顆俘獲賊屬五百六十八名口進
勦八寨各哨土目官兵解到生擒斬獲首從賊徒

級一千九百一名顆俘獲賊屬五百七十七名口兩處共擒斬獲二千五名顆俘獲賊屬一千一百五十五名口其各哨解到生擒斬獲俘獲等項功次數目合先開報職等會同參照斷藤峽諸賊連絡數十餘巢盤桓三百餘里彼此犄角結聚憑險稔惡流劫郡縣鄉村自國初以來屢征不服至天順年間該都御史韓雍統兵二十餘萬來平兩廣然後破其巢穴兵退未久各賊復攻陷潯州據城兵亂後復合兵攻勦兼行招撫然後退還巢穴自是而後官府曲加撫處或時暫有數月之安而稍不如意輒復猖獗殺掠愈毒蓋其祖父以來狠戾相承兇惡成性不可改化近

年以来各府勦撫之計益窮各賊殘毒之害日甚蓋巳至於不可支持矣至於八寨諸賊尤為兇悍猛惡利鏢毒弩莫當其鋒且其寨壁天險追兵無路自國初韓都督嘗以數萬之衆圍困其地亦不能破竟從招撫其後屢次合勦一無所獲反多挠喪惟成化間土官岑英素能懾服諸猺嘗合各州狼兵一入其巢穴斬獲二百餘級巳而賊勢大張力不能支當遂退兵亦以招安而罷自是而後莫可誰何流刼遠近歲無虛月民遭荼毒寃苦無所控籲自思田多事兩地之賊相連煽動將有不可明言之變千里之間方爾洶洶朝夕今幸　朝廷威德宣揚軍門方畧啓授　兵一

湖廣之田兵而利導其順便之勢作恩田之新附而善用其報效之機翕若雷霆疾如風雨事舉而遠近不知有興兵之役敵破而士卒莫測其舉動之端兩地進兵各不滿八千之衆而三月報績共已踰三年之功蓋其勞費未及大征十之一而其斬獲加於大征三之二遠近室家稱慶道路歡騰皆以數十年来未見有斯舉也職等承乏任使雖衝冒炎毒攀援險阻不敢不竭力効命但謹遵奉方畧安能仰贊一籌然得宣慰彭明輔彭九霄官男彭宗舜等扶病冒暑督兵勦賊顛頓崖谷什而益奮遂能掃蕩巢穴殄滅渠黨即其忠義激發誠亦人所難能其恩田報効頭

目盧蘇王受等感激再生之恩共竭效死之報自備資糧爭先首敵遂搗自昔不到之巢破自來難敵之寇蓋有仰攻險寨墮岸而碎首者猶曰我死不憾亦有仆受賊弩掛樹而裂肢者猶曰我死甘心民間傳誦以為盧蘇王受昔未招撫惟恐其為地方之患今既招撫乃復為地方除患嘖嘖稱嘆謂其竭忠報德之誠雖子弟之於父兄亦不能是過矣及照督兵督哨防截給餉等項凡有事於軍前各官雖稱其職有崇卑功有大小然皆衝冒矢石炎瘴備歷險阻艱難比之往年大征各圍困守坐待成功其為利害勞逸相去倍蓰均乞錄奏以勸將來臣照得先該各官呈

稱前項各寨各賊積年窮兇稔惡千百里内被其荼
毒萬姓寃苦朝不保夕乞要乘此軍威急救一方塗
炭等因其時臣方駐劄南寧目覩其害誠不忍坐視
斯民之苦一至此極及查兵部屢次咨来題奉欽依
事理要將前項各賊即行發兵計勦以除民患正亦
臣所當盡之責但慮賊衆甚大連絡千里可以計破
難以力攻欲俟再請　命下然後舉行必致形迹彰
聞雖用十萬之師圖以歲年亦未可克故遂仰遵
勅諭但有盜賊生發當撫則撫可勦則勦及便宜行
事事理一面密切相機行事及密行總鎮太監張賜
知會隨該鎮守兩廣豐城侯李旻亦相繼到任又經

轉行知會外今據各呈前因該臣會同總鎮太監張
賜總兵李旻及鎮巡三司等官看得八寨斷藤牛腸
六寺磨刀古陶白竹羅鳳龍尾仙臺花相等賊巢穴
連絡盤據千百餘里兇悍驍猛酷虐萬姓流毒一方
自來征勦所不能克惡已貫盈罪極神怒人怨委有
如各官所呈者是誠兩廣盜賊之淵藪根柢此而不
去兩廣盜賊終未有衰息之漸也乃今於三月之內
止因湖廣便道之歸師及用思田報効之新附兩地
進兵不滿八千而斬獲三千有奇巢穴掃蕩一洗萬
民之寃以除百年之患此豈臣等知謀才畧之所能
及是皆 皇上除患救民之誠心默贊於天地鬼神

而神武不殺之威任人不疑之斷震懾遐邇感動上
下且廟廊諸臣咸能推誠舉任公同協贊惟國是謀
與人為善故臣等得以展布四體無復顧慮信其力
之所能為竭其心之所可盡動無不宜舉無弗振諸
將用命軍士效力以克致此雖未足為可稱之功而
朝廷之上所以能使臣等獲成是功者實可以為後
世行事之法矣不然則兵耗財竭凋獘困苦之餘僅
僅自守尚恐未克而況敢望此意外之事哉再照宣
慰彭明輔彭九霄官男彭宗舜等皆衝犯暑毒身親
陷陣事竣之後狼狽扶病而歸生死皆未可必其官
男彭藎臣者亦遣家丁遠來報効兩年之間顛頓道

途疾疫死亡誠有人情所不能堪者而彭明輔等忠
義奮發死無悔息即其一念報國之誠殊有所不可
泯者至於思田報効頭目盧蘇王受等感激 朝廷
再生之恩自備資糧力辭軍餉實能舍死破敵爭先
陷陣惟恐功効不立無以自白其本心謂子弟之於
父兄亦不過是誠非虛言此皆臣所親見者也及照
留撫思田右布政林富已聞都御史之擢而忠義激
發猶且不計體面督兵入巢破賊而後出是尤人所
難能舊任副總兵張祐參將張經沈希儀湖廣督兵
僉事汪溱廣西督兵僉事吳天挺參議汪必東副使
翁素湖廣督兵都指揮謝佩廣西都指揮高崧及各

督哨都押指揮等官馬文瑞王勳唐宏卞琚張縉彭飛張恩周徽宗趙璇林節劉鎧武鑾千戶劉宗本等賀勳縣丞林應驄主簿季本弁防截搜捕調度給賞等官員知府程雲鵬蔣山卿同知桂鏊史立誠舒栢通判陳志敬徐俊知州林寬李東喻召知縣劉喬縣丞杜桐蕭尚賢經歷屈奎等雖其才猷功績各有大小等級之殊而利害勤苦亦有緩急久暫之異然當茲炎毒暑雨之中瘴疫蒸熏經冒鋒鏑之場出入崎嶮之地固皆同收捍患勤事之績均有百死一生之危者也伏望 皇上明昭軍旅之政既行廟堂協贊舉任之上賞亦錄諸臣分職供事之微勞及將宣慰

彭明輔等特加陞獎官男彭宗舜彭藎臣免其赴京就彼襲替以旌其報國之義土日盧蘇王受等亦曲賜　恩典或不待三年而遂賜之冠帶以勵其報効之忠如此庶幾功無不賞而益興忠益之心賞當其功而自息僥倖之望矣臣以懦劣迂疎謬蒙不世之知遇授以軍旅重任言無不錄計無不行又且諭以溫旨使之不必顧忌臣伏讀感泣自誓此生鞠躬盡死以報　深恩今茲之役本無足言然亦自幸苟無覆敗以免戮辱但恨身嬰危疾自後任勞煩難已具本告回養病乞賜　俯允俾得復全餘生尚有圖報之日臣不勝顒望之至

處置八寨斷藤峽以圖永安疏　王守仁

照得思田兩府蒙　皇上天地好生之仁悉從寬宥令皆復業安居化為寧靜無事之地自此可以永無反覆之患而免於防守屯戍之勞矣惟八寨及斷藤峽之賊積年痛毒生民千百里內塗炭已極臣目覩其害不忍坐視而不救遂奉　上命舉兵征勦仰賴神武威德幸已翦滅蕩平一方倒懸之苦畧為之解但將來之患不可以不預防而事機之會亦不可以輕失臣因督兵親歷諸巢見其形勢要害各有宜改立衛所開設縣治以斷其脈絡而扼其咽喉者若失今不為則數年之間必漸復歸聚生息不過十年又

有十年之患矣何以言之八寨之賊實為柳慶諸賊之根柢蓋其東連柳州龍蛤三都嶺北三四等處賊峒以數十北連慶遠忻城東歐莫往八僊等處賊峒亦以數十西連東蘭等州及夷江土者等處賊峒以十數南接思恩及賓州上林縣諸處賊村亦以十數各處賊巢雖多其小者僅百數人大者不過數百人及千人而止各賊巢穴皆有山谿之限險阨之守不相和同至期有急或欲有所攻刼糾合會聚然後有一二千之衆多至數千者惟八寨之賊每寨有衆千餘四出環合同據一險無事則分路出刼有警則奔入其巢數千之衆皆不糾而聚不謀而合故名雖五、

宜實則一寨比八寨之賊所以勢重力大而數年以
之有不能克者也各巢之賊皆倚恃八寨爲逋逃主
每有緩急一投八寨即無所致其力故羣賊之於八
寨猶車輪之有軸樹木之有本若八寨不除則羣賊
終無衰息之期也今幸八寨悉已破蕩正宜乘此平
靖之時據其要害建置衛所以控馭羣賊臣等看得
周安堡正當八寨之中四方賊巢道路之所會欲於
其地創造一城度可以居數千之衆者而移設南丹
一衛於其間葢南丹衛舊在南丹州地方爲廣西極
邊窮苦之地非中土之人所可居者故自先年屢求
內徙今已三年而至賓州遂爲中土富樂之鄉賓州

既有守禦千戶一所官軍而又益以南丹一衛目逺
來徙無片土尺田之籍但安居坐食取給於賓州州
城之内皆軍官旗舍之居州民反避處於四逺村寨
每遇糧差徭役然後入城故州官號令不行於城中
而政事牽沮地方益弊今計一衛之官雖不滿五百
之數若盡移其家衆則亦不下二千以二千之衆而
之聚於一城其氣勢亦已漸盛足充守禦遂清理屯
田之在入寨者使之屯種又分撥各賊占據之田使
各官軍得以為業以稍省俸給月糧之費彼亦無不
樂從且賓州之城既空又可以還聚居民修復有司
之治亦事之兩便者也臣等又覩遷江八所皆上[illegible]

指揮千百戶等職舊率狼兵數千以分制八寨後因勢盛不敢復支遂與交通結契反爲之居停扯引以分其刼掠之所得其爲地方之害已非一日官府察知其奸欲加懲究則又以賊爲重不可根基近臣督兵其地悉將各官縛赴軍門議欲斬首示衆以警遠近而各官哀求免死願得殺賊立功自贖然其時賊勢已平遂許其各率土兵入屯八寨與該衛官軍分功效力助築城垣就於城外別築營堡與南丹衛官軍犄角而守亦各分撥城田使之耕種以資衣糧今八所土兵雖已衰耗然亦尚有四千餘衆若留其微弱者四所於外以分屯其所遺之田而調其強盛者

四所於內合南丹一衛之衆以守亦且四千有餘隱然足爲椰慶之間一巨鎮矣此鎮已立則各賊之脉絡咽喉斷絕自將沮喪震懾其勢莫敢輕動稍有反側者據險出兵而撲之夕發而旦至各賊之交自不能合取几上之肉下筯無復碍者此真破車之輪而諸輻自解伐木之本而衆幹自枯不過十年椰慶諸賊不必征勦皆將效順而服化矣臣又看得思恩舊治原在寨城山內上歷高山數十餘里其後土官岑濬始移出橋利憑巖依險壘石爲城四面皆斬絕山壁府治亦在磽确之上一芊利谽谺之石衝射抵觸如處戈矛劒戟之中自濬被誅繼是十餘年叛者數

曾不能有一歲之安人皆以為風氣所使未可盡信然頑石之上不生嘉禾而陰崖之下必有狐鼠要亦事理之必然者況其地瘴霧昏塞溽午時開中土之人輒生疾疫自春初思田歸附之後臣時即已經營料理其事竟未能得有可守之地近因督勦入寨復往来相度乃於未至橋利六十里本地方名荒田者其地四野寬衍皆膏腴之田而起伏蜿蜒數為平原環抱涵蓄兩水夾遶後山而出合流於前屈曲數十里入武緣江水達於南寧四面山勢重疊盤迴皆軒豁秀麗具可以建立府治臣因信宿其地為之景定方向創設規則諸夷来集莫不踴躍趨事蓋思恩舊

治皆在萬山之中水道不通故各夷所須魚鹽諸貨類皆遠出展轉貿買居住旬月十不致一矧地險氣惡又無所資食故各夷終歲不一至府情益疎離易生嫌隙今江水商貨自集諸夷所須皆仰給於府朝夕絡繹自然日加親附而武緣都里舊嘗割屬思恩其始多路險地隔不供糧差今荒田就係武緣圖之地四望平野坦然大道朝去夕反無復阻隔則該府之管自可因城頭巡檢之制循土俗以順各夷之情又可隔圖立里用漢法以治武緣之重夷夏交和公私兩便則改築思恩府於荒田者是為安民治世所不容已之事也又思恩舊有屬化一縣緣無城郭廨

守知縣等官多借居民村或寄家於賓州諸處而遷徙無常如流寓者然上司憐其無所依泊則委之管理別印或以公務差遣往來於外以苟歲月故鳳化之在思恩徙寄虛名而已臣近看得上林縣地名三里者乃在八寨之間其地廣博平衍西數里外石山周圍如城極高石山之下其山一脈起頓昂伏分為兩股環抱而前遂有兩小夾流土山之外當出石山十餘里重錯互回盤旋轉折二三十里極外石山合為城門水從北出是為外隘其間多良田茂竹村落相望前此居民之餘皆極饒富後為寨賊驅殺占據遂各四散逃戶不敢歸視其土者已二十餘年今各

賊既滅遂空其地不及今創立縣治以據其險或有漏網之賊潛回其間日漸生息結派後阻石門之險前守外監之寨不過數年又秋、漸為地方之梗矣故臣以為宜割上林上下無虞鄉三里之地屬之思恩而移設鳳化縣治於其內量為築立城垣廨宇選委才能之官與督其役遠近聞之不過三四月而逃亡之民將盡來歸各修復其田業供其糧差可以成一方之保障矣且南通南丹在石門之內鳳化在石門之外內外聲勢連合而石門之險西至思恩一百餘里取道於那學沿途村寨荒塞日久自此滿地之人往來、絡繹而道路已通又上林舊在大鳴山與八寨

各賊一聞勢極孤懸今得鳳化爲之唇齒雖割三里之地以與鳳化而緣茅緣係等村寨舊所亡失田地皆得歸復則失之於東而收於西矣及照思恩雖已設立流官知府然其所屬皆土目巡檢而舊屬鳳化二縣亦皆徒寄虛名今割武緣止戈一圖二圖之地改築思恩府城而又割上林縣上下無虞三里之地改設鳳化縣治然於思恩一百五六十里中間尚隔上林一縣臣以爲并割上林一縣而通以屬之思恩其在事勢爲便而於體統尤宜　者柳州一府所屬二州十縣賓州蓋柳州所屬者且有上林遷江兩縣今思恩既設流官知府固亦一府之尊而反不若柳州

所屬之一州也其體統亦有所未稱矣況賓州自有十五而又有遷江一縣雖割上林以與思恩其地猶倍於思恩未為遽損也上汴之屬賓州與屬思恩均之為一屬矣亦未有所加損也然以之屬於思恩則思恩始可以成一府之規模而其間有無相須緩急相援氣勢相倚流官之體統益尊則土俗之歸向益謹郡縣之政化日親則夷民之感發日易固有不可盡言之益也況立縣以扼據地險改屬縣以輔成府治是皆所以又安地方者也又照得南寧自宣化縣至於田寧逆流十日之程宣化所屬如思龍十圖等

相去尚有五日六日其間錯以土夷村寨地所

隱[illegible]而窮鄉小民畏見官府故其糧差多宿奸老豪與之包當因而以一科十小民不勝追脇往往逃入夷寨土夷又從而侵暴之地方凋殘盜賊日起近年以來思龍鄉民屢次奏乞添設縣治以便糧差蓋亦內迫於縣民之奸外苦於土夷之暴不得已而然爾臣因入撫田寧親歷其所相度得村名那乂者寬平深厚江水縈廻環匝傍有一江合流沿江居民千餘家竹樹森翳煙火相接且各州道路皆經由其傍亦為四通之地若分割宣化縣思龍十里之地而設立一縣非獨以便窮鄉小民之糧差賦役亦足以鎮據要害而消沮盜賊矣且其間小民村居如那茄馬

均三顏邪排之類未可悉數皆久已淪入於夷今若
縣治一立則此等村寨諸夷自得而安皆將漸次歸
復流官而其地遂接跡於田寧固可以所設之縣而
遂以屬之田寧矣夫南寧一府所屬一州三縣而宣
化一縣自有五十二里今雖分割十里以與田寧而
宣化尚有四十二里一縣之地猶四倍於一府也况
田寧又係新創流官府治所統皆土目巡檢今得此
一屬縣為之傍輔又自不同且江左一帶自蒼梧以
達南寧皆在流官腹裏之地自南寧以達田寧以通
於雲貴交趾則皆夷封土寨稍有傳疑易成阻隔今
思恩二府既皆改設流官與南寧鼎峙而立而

之　新創一縣以疏附交連於其間平居無事固
得以廛貨流通厚生利用一或有境外之役道路所
經皆流官衙門從門庭中度兵更無阻抑之患此亦
安民利國之勢所當為者也又照得斷藤峽諸賊討
平守巡各官議調土漢官兵數千於潯州以防不測
臣以各賊既滅縱有一二漏網其勢非三四年亦未
能復聚為今之計正宜勦撫並行蓋破滅窮兇各賊
者所以懲惡而撫恤向化諸猺者所以勸善今懲惡
之餘即宜急為勸善之政使軍衛有司分投向化村
寨慰勞而存恤之給以告示賜以魚鹽因而為之選
立酋長諭以　朝廷所以征勦之故使向化者益勸

於為善而日加親附則惡黨自孤賊勢自散不能復合縱一二亦將原而效順矣乃今不然賊既破勦而猶屯兵不散使漏網之徒得以藉口搖惑遠近其向化村分又略不加恤奸惡之民復乘機而驅脅虐害之彼見賊已破滅而復聚兵心已懷驚疑矣又外惑於賊黨之扇搖內激於奸民之驅脅遂勾結相連而起此近年以來所以亂始平而變復作皆迷誤於相沿之弊而不察之故也矧各賊新破勢決未敢輕出雖屯數千衆不過困頓坐食徒為擾害而實無益聚無限之兵以重困甫定之民豈計之得者哉惟於

入行相其要害之地創立一鎮以控制之此外

事之所當行者正宜乘此掃蕩之餘而速圖之也
蓋存呉藤牛腸諸處則既切近潯州不必更有所設
至於要害險阻則惟五屯北當峰門佛子諸巢穴而
西通府江北接茘浦最為切要之區宜設一鎮以控
禦遠邇而舊已有千户所統攝官兵亦幾及一千之
數困於差徭日漸逃避於附近土目村寨官司失於
清理止有五百其後又於五百之中分調哨守而所
餘遂不滿二百既而亂賊四起守禦缺乏則又取調
潮州之兵數百以來協守五屯事既分亂人無所遵
兼以統馭非人故地方遂致大壞且其屯堡牆垣亦
甚卑隘不足以壯威設險今宜開拓其地增築高城

度可以若三千之衆而設守備於其內取五百之衆分調汛守其於他處之兵自潮州調來協守者則盡數發還以免兩地各兵背離鄉土之苦往復道途之費仍於附近土寨目兵之中清查揀補其原避差役者務足原數一千選委智略忠勇之官重任而專責之使之訓練撫摩敷之以威信而懷之以仁恩至於叅將兵備又不時親至其地經理而振作之或按行其村寨或督勸其農耕或召其兇梗而曲示勸懲或進其良善而優加獎賜或救恤其災患或聽斷其是非如農夫之去稂莠而養嘉禾漸次耕耨而耘鋤之興之時隨意取調附近土目官兵或百人或二八

十　以協和哨守為名兩月一更而絡繹往來於路以慣習遠近各巢之耳目然後我兵出入自將無所驚疑果有兇梗當時舉調精悍士目一二十名尋常哨守以次潛集城中蓄力養銳相機而發夫無事屯數千之兵則一月糧餉費踰千金若每一年無屯軍之費用之以築城設險犒賞兵士招來遠人亦何事不行何工不就此謀築城堡以據要害所謂城築而敵自敗城完而寇自解險設而賊自摧威震而奸自服正宜及今為之而亦事勢之不可已焉者也

一　蠻蹤流官土官　　王守仁

臣聞傅說之告高宗曰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

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今天下郡縣之設乃有大小繁簡之別中土邊方之殊流官土官因襲之不同者豈故為是多端哉盖亦因其廣谷大川風土之異氣人生其間剛柔緩急之異禀服食器用好惡習尚之異類是以順其情不違其俗循其故不易其宜要在使人各得其所固亦惟以亂民而已矣然而今之議者或以為流官之設中土之制也設流官而復去之則嫌於失中土之制土官之設蠻夷之俗也已去土官而復設之則嫌於從蠻夷之俗二者將不能逃何以建事而底績乎是皆不然官設而夷民服何為而去流官乎夫惟流官一設

苗之民因以騷亂仁人君子亦安忍寧使斯民之騷亂而必欲流官之設乎土官去而夷民服何苦而必土官乎夫惟土官一去而民因以背叛仁人君子亦安忍寧使斯民之背叛而必於土官之去乎是皆虞目前之毀謷避日後之形迹苟為一身之慮而不為國家思長久之圖者也臣於思恩田州平復之後即已仰遵 聖諭公同鎮巡等官僉議流官土官之事乃皆以為宜仍土官以順其情分土目以散其黨設流官以制其勢蓋蠻夷之性譬猶禽獸麋鹿必欲制以中土之郡縣而繩之以流官之法是羣麋鹿於堂室之中而欲其馴擾帖服終必觸樽俎翻几席跳駭

而駭擲矣故必放之閒曠之區以順適其獷野之性今所以仍土官之舊者是順適其獷野之性也然一惟土官之設而不思分其黨與制其猖獗是縱麋鹿於田野而無有乎牆墉之限豶牙童牿之道終必長奔直竄而無維縶之機矣今所以分立土目者是牆墉之限豶牙童牿之道也然分立土目而終無聯屬維繫於其閒是畜麋鹿於苑囿而無守視之人以時修其牆墉禁其羣觸終將踰垣遠逝而不知踐禾稼決藩籬而莫之禁矣今所以特設流官者是守視苑囿之人也議既僉同臣猶以為土夷之心未必盡得而覊縻僻壤或有隱情也則亦安能保其必行乎

歷田州思恩之境按行其村落而經理[illegible]因以其所以處之之道詢諸其目長與夫父老子弟以至廝役下賤之徒則皆以為善然後知其可以久行而無弊庶或幸免於他日之戮也是故特設流官知府所以制土官之勢也今思田初服　朝廷威德方新雖仍設土官數年之間決知可無反側之患但十餘年後其衆日聚其力日強其志日廣亦將漸有縱肆并兼之患故必特設流官知府以節制之其御之之道則雖不治以中土之經界而納其歲辦租稅之入使之知有所歸效雖不蒞以中土之等威而操其襲授調發之權使之知有所統攝雖不繩以中土

之禮數而制其朝會貢獻之期使之知有所尊奉雖不嚴。下土之法禁而申其抑鬱不平之鳴使之知有所控訴因其歲時伏臘之請慶賀參謁之求而宣其閉隔之情通其上下之義矜其不能教其不逮寓警戒於溫恤之中消倔強於涵濡之內使之日馴月習不自知其為良善之歸蓋含洪坦易以順其俗而委曲調停以制其亂此今日知府之設所以異於昔日之流官而為久安長治之策也臣等看得田州故地寬衍平曠堪以建設流官但其衝射凶惡居民勢難今遽因其城垣略加改創修理備方應設衙門廨倣其知州官不必備設府之田二甲皆以屬之府官

官既無民情案牘之擾終歲可以專力於民為之辟其荒蕪備其旱潦通其溝洫丁力不足聽其募人耕種官給牛具種子歲收其入三分之一以廩官吏而其餘以佃人承之城之內外漸置佃人廬舍而歲益增募招徠以充實之田州舊有商課仍許設於河下薄取其稅以資祭祀賓旅柴薪馬夫之給凡流官之所須者一毫不以及於土夷如此則雖草創之地而三四年後亦可以漸同富庶之鄉若其經營之始則且仰給於南寧府庫逮其城郭完備事體大定然後總會土夷之所輸公田之所入商稅之所積官吏之所需者每歲通融斟酌立為經久之計又必上司

之制用務從寬假無大苛削官吏其土者得以優裕
展布〃句促牽制之繫此又體悉遠臣綏柔荒服之
道也既有流官矣然不立土官知州以順邊夷之情
可乎音岑氏世有田州其繫戀之私恩久結於人心
今岑猛雖誅各夷無賢愚老少莫不悲愴懷思願得
復立其後故蘇受之變翕然蠭起不約而同自官府
論之則皆以為苗頑逆命之徒在各夷言之則皆自
以為嬰臼存孤之義故自兵興以來遠近軍民往往
亦有哀憐其志而反不直官府之為者況各夷告稱
岑伯顏 者嘗欽奉 太祖高皇帝勅旨岑黄二姓百
王〃年忠孝之家禮部好生看他着江夏侯護送岑

旨須為田州府土官知府職事傳授子孫代代相繼
承襲卞後如岑永通岑紹岑鑑岑鏞岑溥皆嘗著征
討之績有保障之功猛之暴虐騷動縱罪雖可戮而
往歲姚源之役近年劉召之勤亦皆間關奔走勤勞
在人各夷告稱官兵未進之先猛尚遣人奉表朝貢
又遣人齎本控訴官兵將進之時猛遂率衆遠遁未
嘗敢有抗拒以此言之其無反叛之謀踪跡頗明今
欲仍設土官以順各夷之情而若非岑氏之後彼亦
終有未服故今日土官之立必須岑氏子孫而後可
臣等今于府田州府城之外西北一隅地形平坦堪以
居民議以其地降為田州而於舊屬四十八甲之内

割其八甲授以署州事吏目待三五年後地方寧靖效有功則授以判官知州使承岑氏之祀而隸之流官知府其制御之道則悉如臣等前議如此則朝廷於討猛之罪記猛之勞追褒其先世之忠俯順其下民之望者兼得之矣昔文武之政罪人不孥興滅繼絕而天下之民歸心遠近蠻夷見朝廷之所以處岑氏者若此莫不畏威懷德心悅誠服信義昭布而蠻夷自此大定矣此今日知州之設所以異於昔日之土官而為久安長治之策也然岑猛之子存者二人其長為邦佐其幼為邦相邦佐自幼出斷武為知州前者徒以誅猛之故有司奏請安

人丷軍州然彼實無可革之罪今日田州之立無有宜
於邦佐者況武靖當猺賊之衝而邦佐素得其民其
才卒能制御邇者武靖之民以盜賊猖獗州民無主
之故往往來告願得復還邦佐以保障地方若仍以
邦佐歸之武靖而立邦相於田州用其強力有能者
於折衝捍禦之所而存其幼弱未立者於安守宗祀
之區庶為兩得其宜至於思恩則岑濬之後已絕自
不必復有土官之設矣蓋建官知州之立其勢併力
衆驕恣易生數年之後必有報讐復怨吞弱暴寡之
事則今日之患猶故也況土目既屬於土官而操其
生殺予奪之權則彼但惟土官之是從寧復知有流

官知府者耶流官知府雖行其控御節制之道施其綏懷撫循之仁亦無因而與各土目者相接矣故臣等議以舊屬八甲割與立州之外其餘四十甲者每三甲或二甲立以一巡檢司而屬之流官知府每司立土巡檢一員以土目之中為衆所信服者為之而聽其各以土俗自治其始授之以署巡檢司事土目三年之後而地方寧靜効有勤勞則授以冠帶六年之後而地方寧靜効有勤勞則授以為土巡檢其糧稅之入則徑納於流官知府而不必轉輸於州之土官以資其費其軍馬之出亦徑調於流官知府而不與聞於州之土官以重其勞其官職土地各得以

傳子孫則人人皆自愛惜而不敢輕犯法其襲授予奪悉不經由於知州則人人知所依附而不敢輒携貳勢分難合息朋奸濟虐之謀地小易制絕恃衆跋扈之患如此則土官既無羽翼爪牙之助而不敢縱肆以為惡土目各有土地人民之保而不敢黨比以為亂此今日巡檢之設所以異於昔日之土目而為久安長治之策也至於思恩事體悉與田州無異亦宜割其目甲分立土巡檢司聽其以土俗自治而屬之流官知府其辦納兵糧與聯屬制御之道一如田州則流官之設既不失　朝廷之舊巡司之立又足以散土夷之黨而土俗之治復可以順遠人之情

一舉而兩得矣

申明賞罰疏　王守仁

切議招撫可偶行於無辜脅從之民而不可常行於長惡怙終之寇可施於回心向化之徒而不可屢施於俘服隨叛之黨南贛之盜其始也被害之民恃官府之威猶或與之相角及有司者以爲既招撫之則皆置之不問盜賊遂靡然相從而不畏死百姓益無所恃而日益受害平良多冤苦無伸而盜賊乃無求不遂是故近賊者爲之戰守遠賊者爲之鄉導處城郭者爲之交援在官府者爲之間諜其始也出於避禍其終也從其爲惡故曰盜賊之日滋由於招撫之

蓋此也夫盜賊之害神人共怒獨有司者必欲招撫之得已哉使强兵悍卒足以殲渠魁而蕩巢穴功成名立豈非其所欲然而南贛之兵素不練養類皆脆弱兵方勾攝將至賊已綑載歸巢矣或猶遇其未退則望塵先奔不戰已敗以是禦寇猶驅群羊而攻猛虎也安得不以招撫為事乎故凡南贛之用兵不過文移調遣以苟免坐視之罰也間有任事者勦捕之策行則必徵調日繁督責日至糾舉論劾者四面而起往往至於落職敗名者有之若招撫之策行可以安居無地方多事不得遷轉之滯夫如是亦孰不以招撫為得計耶是故寧使百姓之荼毒而不敢

出一卒以抗方張之虜蓋招撫之議其始也出於不得已之卒也遂守以為常策故曰招撫之太濫由於兵力之不足者此也古之善用兵者驅市人而使戰收敗亡之卒以抗強虜今南贛之兵尚足以及數千豈盡無可用乎然進而効死無爵賞之勸退而奔逃無誅戮之及則進不必死而退有幸生也何故而求必死乎吳起云兵之情凡畏我則不畏敵畏敵則不畏我今南贛之兵皆畏敵而不畏我故曰兵力之不足由於賞罰之不行者此也今　朝廷賞罰之典未嘗不具但未申明而舉行耳古者賞不踰時罰不後事過時而賞與無賞同後事而罰與不罰同況過時

而不賞後時而不罰乎如是雖使韓白為將亦不
有所成况臣等腐儒乎議者南贛諸處之賊連絡數
萬蟠據四省非奏調狼兵大舉夾攻恐不足以掃蕩
巢穴然臣以為狼兵之調非獨所費不貲兼其所過
殘掠不下於盜大兵之興曠日持久聲勢張聞比及
舉事諸賊渠魁悉已逃遁所可得者不過老弱脅從
而已故班師未幾山林之間復以呼嘯成群此皆往
事之已驗者臣亦近揀南贛之兵精者得二千有餘
部領演習有可觀誠得以大軍誅討之賞罰而行之
於平時假臣等以便宜行事不限以時而惟成功是
責則比於大軍之舉臣竊以為省半費而收倍功臣

請以近事證之臣於舊年正月十五日抵贑查兵部所咨申明律例今後地方但有草賊生發事情緊急該管官司即便依律調撥勦捕應合會捕者亦就調發策應但係軍情緊急火速差人申奏敢有遲延隱匿巡撫等即便叅問依律罷職充軍等項發落雖不係聚衆草賊但係有強賊肆行劫掠不拘人數多少一面設法緝捕一面即時差人申報合干上司并具申本部知會處置如有仍前朦朧隱蔽不即申報以致聚衆滋蔓貽害地方從重叅究時以前官久缺未及施行臣即刻印數千百紙通行所屬布告遠近及一月以賊情來報者接踵亦遂屢有斬獲夫

隨時剿用而無觀望掣肘則自然無可推托逃避思效其力此言之律例俱存前此惟不申明而舉之耳今使賞罰之典悉從而申明之其獲効亦未必不如是之速也伏望 皇上念盜賊之奮熾哀民生之日蹙憫地方荼毒之愈甚究憤之莫伸特 勑兵部俯采副使楊璋之議亦如往者律例再加申明特假臣等令旗令牌得便宜行事如是而兵有不精賊有不滅臣等亦無以逃其死矣若任不專權不重賞罰不行以至於僨軍敗事然後選重臣假以總制之權而往拯之縱善其後已無救于所失矣

論新建伯撫勦地方功次疏　霍韜

竊見新建伯南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左都御史王守仁奉　命巡撫兩廣已將田州思恩撫處停當隨復勦平八寨及斷藤峽等賊臣等皆廣東人與賊鄰壤備知各賊為患實跡嘗竊切齒蹙額而歎曰兩廣良民何其不幸生隣惡境弗予何日寧也又嘗竊計曰兩廣何日得一好官員勦平各賊俾良民各安其生而頑民染患未深者亦得革心向化也乃今恭遇聖明特起王守仁撫勦田州思恩地方臣等竊謀曰兩廣自是有底寧之期也　聖天子知人之澤也是役也臣等為王守仁計日前巡撫動調三省兵若干萬梧州三府積年儲蓄軍餉費用不知若干萬復[illegible]

廣東布政司支去庫銀若干萬米不知支去若干萬殺死疫死狼兵鄉兵民壯打手不知若干萬僅得田州安靖五十日自是而思恩叛矣而岑賊出圍肇慶府矣殺數千家矣此賊併時同出蓋與田州思恩東西相應和者也若王守仁者乘此大敗極敝之後仰承 聖明特擢之恩雖合四省兵力再支庫銀百餘萬兩支米數百萬斛平田州報功級數萬人亦且曰天下大功也然而守仁不役一卒而費斗糧只宣揚陛下聖德遂致思恩田州兩府頑民稽首來服其奉揚 聖化以來遠人雖舜格有苗何以過此臣等是以歎服王守仁不惟能肅將 天威實能誕敷 天

德也若八寨之賊斷藤峽之賊又非田州思恩可比也天下十二省僅多平壤惟廣西獨在萬山之叢其土險其水迅其山之高者有猿猴不度飛鳥不越者故諺語曰廣西民三而賊七由山高土惡氣習兇悍雖良民至者亦化為賊也八寨賊洪武年間所不能平斷藤峽賊成化八年都御史韓雍僅得討平及今五十餘年遺孽復熾故廣西賊巢柳州慶遠鬱林府江諸賊雖時出劫掠官兵亦屢　請征之若八寨賊則自　國初至今未有輕議征勦者蓋謂山水兇惡進兵無路消息少動賊已先知一夫控險萬兵莫敵故百六十年未有敢征八寨賊者也賊亦恃險肆惡

時出攻圍城堡殺掠良民何啻萬計四方項民犯罪
脫亡投入八寨則有司不敢追攝矣隣近流賊避兵
追勦投入八寨則官兵不敢誰何矣是八寨者實四
方寇賊淵藪也斷藤峽又八寨之羽翼也廣西有八
寨諸寇猶人有心腹疾也八寨不平則兩廣無安枕
期也今王守仁沉機不露掩賊不備一舉而平之百
數十年豹虎窟穴掃而清之如拂塵然非仰藉　聖
人神武不殺之威何以致此臣等是以歎服王守仁
能體　陛下之仁以懷綏田州思恩向化之民又能
體　陛下之義以討服八寨斷藤峽梗化之賊也仁
義之用兩得之也謹按王守仁之成功有八善焉秉

湖兵歸路之便則兵不調而自集一也因田州思恩效命亡恥則勞而不怨二也機出意外則不及遯所誅者眞積年渠惡非往年濫殺報功者比三也因歸師以討逆成[illegible][illegible]運之費四也不役民兵不募民馬一舉成功又[illegible]優五也平八寨平斷藤峽則極惡者先誅其細小巢穴可漸施德化使去賊從良得撫勦之宜六也八寨不平則西而柳慶東而羅旁綠水新寧恩平之賊合數千里共為窟穴雖調兵數十萬費糧數百萬未易平復今八寨平定則諸賊可以漸次無斷兩廣良民可漸安生業紓　聖明南顧之憂也[illegible]雖平斷藤峽賊矣旋復有賊者實當爾特

未及區畫其地為經久圖俾餘賊復據為巢穴比之今五十年生聚則賊復熾盛也亦宜若八寨乃百六十年所不能誅之劇賊山川天險尤難為功今守仁既平其巢窟即徙建城邑以鎮定之則惡賊失險後日固不能為變逋賊來歸不日且化為良民矣誅惡綏良得為民父母之體八也或者議王守仁則曰所奉 命撫勦田州思恩也乃不勦田州則亦已矣遂勦八寨可乎臣則曰昔吳楚反攻梁景帝詔周亞夫救梁亞夫不奉詔而絕吳楚運道遂破吳楚而平七國安漢社稷夫不奉詔大罪也景帝不以罪亞夫何也傳曰閫以內寡人制之閫以外將軍制之又曰大

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專之可也古之道也是故周亞夫知制吳楚在絕其食道而不在於救梁也是故雖有詔命猶不受也惟明君則以為功若腐儒則以為罪

守仁知田州思恩可以德懷也遂納其降而安定之知八寨諸賊百六十年未易服也遂因時仗義而討平之仁義之用達天德者也雖無詔命先發後聞可也況有便宜從事之

旨乎或者又曰建置城邑大事也區畫錢糧戶部職也不先奏

聞而輒興功可乎臣則曰古者帝王千里之內自治千里之外付之侯伯而已是豈堯舜湯武聖智反後世不如哉蓋慮輿圖既廣則智力不及與其役一已

耳目之力而無益於事孰若以天下賢才理天下事焉逸詔有功也是故帝王之職在於知人而已既知其人之賢而委任之矣則事之舉錯一以付之而責其成功若功效不孚乃制其罪可也今既任之又從而牽制之則豪傑何所措手足乎是故王守仁之于八寨也所殺者賊之渠魁耳若逋逃者固未及殺也乘此時機建置戍以遂招逋逃之賊復業焉則積年之賊皆可化為良民也失此機會撤兵而歸俟奏得旨而與版築則賊漸來歸又漸生聚據險結寨以抗我師雖欲築城亦不能矣昔者范仲淹之守西邉也欲築大順城慮敵人爭之乃先具版築然後巡邉急

速興工一月成城西夏覺而爭之已不及矣爾時范仲淹若俟奏報豈不敗乃事哉王守仁於是建置城邑之役盡計之勢以錢糧夫役固不仰足戶部而後

伸其

聖明南顧之憂可謂賢矣

不以爲功下

先是正德十四年宸濠謀反江西兩司從首從賊惟王守仁同御史伍希儒謝源誓心効忠不幸奸臣張忠許泰等欲掩王守仁之功以爲已有乃揚諸人曰王守仁初同賊謀及公論難掩乃又曰宸濠金帛俱王守仁伍希儒謝源滿載以去當時大學士楊廷和尚書喬宇亦忌王守仁之功遂不與辯白而黜伍希儒謝源俾落仕籍王守仁

不辜〻謗至今未雪可謂黙啞之寃矣夫國家論功有二臣焉有開國効功之臣焉有定亂拯危之臣焉開國之臣成則侯也敗則虜也雖勿崇焉可也惟禍變倏起社稷安危凜乎一髮效忠定亂之臣則不可忘也何也所以衛社稷也昔者王守仁之執宸濠也可謂定亂拯危之[illegible]矣奸人猶或忌之而謗其短夫如是則後有事[illegible]勵[illegible][illegible]忠乎甚矣小人忌功足以誤國也臣等[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王守仁等江西之功不白無以勸勵忠之臣若廣西之功不白又無以勸策勳之臣是皆天下地方大慮也王守仁大臣也豈以功賞有無爲重輕哉第恐當時有功之人及土官立功之

人視此群體則在外撫臣遂無所激勸以為建功之
地耳臣等廣人也目擊八寨之賊為地方大患百數
十年一旦仰賴 聖明任用守仁以底平定不勝慶
忭今兵部功賞甚見施行戶部覆題又復再勘臣恐
機會一失大功遂沮城堡不得修築逋賊復據巢穴
地方不可勝慮也是故冒昧建言伏惟 聖明察焉乞
早裁斷俾官僚早得激勸城寨早得修築逋賊早得
招安良民早得復業嶺海之外歌詠太平祝頌 聖
德實臣等所以報 陛下知遇之一節也亦臣等自為
地方之慮而不得已也

議江西軍功疏　唐龍

臣聞賞罰者人主御天下之柄也故明主慎之有功必賞有罪必誅至親不可移至讎不可奪今或飾譽援黨者則崇階顯擢忠勤盡職者則深排巧詆孰肯身任國家事哉切見宸濠搆患 宗社懾憂腹心應援布滿中外兩京之備四路無人方鎮遠近莫之如何握兵觀望滔滔皆是惟鎮守南贛都御史王守仁領 勅福建道經南昌中途聞變指心籲天赤身孤走設奇運謀乃造優人齊諜假與天兵約征方鎮會戰俾其邀獲以示有備牽疑大賊以俟四路設備中執叛臣家屬繆托腹心又示無為以安其心然後激衆以義糾集烏合之衆及兵成慮審發書罵賊使其

覺悔既出躡兵收復南昌按甲待之賊至安慶攻城
方銳驚聞使還筴其歸途水路邀擊大潰賊衆遂擒
宸濠于樵舍兵法有先勝而後求戰者正此謂也成
功之後瘡痍未復　聖駕南巡奸權攘功嫉譖百端
僅獲身免守仁為忠可謂艱貞竭盡者矣使時無守
仁安慶卒破金陵不保長驅北上應援蜂起雖天命
有在終必殲夷曠日持久戮辱荼毒可勝言哉今受
責地方者遇事不敢擔當不過告命待變而已況守
仁家浙乃江右通衢兵力素弱長驅或下父兄宗族
有噍類乎守仁於此但知忘私奉公以為社稷又於
先年劉瑾為奸人莫敢犯守仁抗言觸忤杖死復甦

流竄遐裔又方赦還始獲録用乃者南贛之鎮谿谷兇民聚黨為盜閩廣山澤無非賊巢大小有司束手無策守仁鎮守未及三年兵威武備奇變如神以故茶寮桶岡諸寨大帽浰頭諸山次第擒滅增縣置邏立教明約遂為治境視古名將何以過此纍得奉

命陞賞言者又謂不當來京致有所覺切覬大官之厨日用無紀載一飡所費幾何猶煩論之北京豈無一職必欲置之南京此乃蔽賢嫉功之所為也及守仁丁憂服闋遂不起用顧猶造言排論鐵券未及祿米未須國事無與跡比樵漁豈非過哉不獨守仁凡其勤王大小臣工亦且廢黜殆盡彼時領兵知府惟

伍文定得陞副都御史得蔭一子千戶邢珣徐璉得陞布政亦有何過即令閒住戴德孺雖陞布政即死于水皆無蔭子副使陳槐因勸進賛讎人希意誣黜為民御史伍希儒謝源輙以考察去官且除槐邢珣等皆抱用世之才秉捐軀之義因功廢黜深可太息他日無事則可萬一有事將誰効用哉今侍郎張璁桂萼皆薦之曾蒙簡用為兩廣總制 臣謂總制一方何若用之 廟堂可以替襄謀議轉移人心大濟天下將陳槐邢珣徐璉等起用伍希儒謝源等查酌軍功所議錄戴德孺量與廕䘏此實 陛下奉天所畀之大柄不可毫髮稍奪者宜早收 以為使人言

忠効廿

皇明疏鈔卷之六十一終

弭盜

撫綏獞獠疏　　于謙

臣到廣東訪得彼處軍民自洪武年間以來久已安妥後因黃蕭養之徒作耗所在有司失於處置惟務偷安兵政無備以致招集無籍釀成兇禍展轉不能禁遏及至戰艦抵岸蠻賊冦城又各畏縮退避略無禦冦之方相顧倉皇莫致安民之策遂使賊兵所至村堡為墟或刼掠其資財或繫累其妻子封豕長蛇大肆其毒一方受害不可勝言推原其故皆由彼處統馭之將非人既不能安保預備於無事之日又不

飭禁禦招撫於賊發之後故也且以彼處土人種類非一其曰生猺熟猺曰獞人款人曰狑人獠人皆強獷悍疾之名曰溪曰洞曰寨曰團曰隘咸負固自保之所既無城郭可居亦無溝池可守不過依山傍險為自全計雖其衣服言語與中國不同然其好惡情性則與良民無異平居之際亦各往來以營生至於有急自相屯聚而保護觀其背叛不服實非本心乃出於不得已也蓋以將臣所司不得其人德不足以綏懷威不足以懾服甚至欺其遠方無告掊剋殘忍使不得安其生謂其蠢爾無知顛倒是非使不得順其性既害其生又拂其性雖良善懦弱之人猶不免

於動作況無𭟳令而禀性強梁者動之則易以之
難遂至攻刼鄉村侵擾百姓或報復私讐或掠取
利或聚或散出沒不時兩廣之民月見凋弊殺傷疾
患不能聊生上賴　陛下神謀廟筭其首俱已殄滅
尚有一二餘黨未除以致猶煩　聖慮命臣等前去
招撫獠老獞老會合土官土兵申以　朝廷恩威之
重諭以善惡禍福之由使之轉相告戒而蠻夷之徒
莫不感恩思福四邪之黨不戮自夷然臣猶未敢保
其終始不出有睽　朝廷久遠之計蓋彼雖異類情
欲可知苟得其所養而安其所利固可保其久安無
虞若一有所擾而不遂其所欲則其反側之心難以

遥制臣親臨彼境頗識其情今已回還敢陳愚見伏望皇上
皇上遠弘天地赦舊圖新乘此邉務稍靖之時務為久遠常行之計凡廣猺獞已歸者必撫之以恩未服者必申之以義號令必信賞罰必明大惡必誅小過必宥而又整飭戎伍堅甲利兵以臨之使彼既慕其德又畏其威則悍然不顧悖然不遜之氣不攻而自消矣

陳言處置地方緊急賊情疏　　楊一清

竊見近日山東河南直隸真定保定鳳陽徐州等處地方各有盜賊竊發小則百十餘人多則千人以上刼掠村市殺害人民焚毀房屋姦污婦女吏民震

行旅阻塞甚又攻燒我州縣𢾖殺我官軍刼奪倉廪
錢糧朘放牢獄囚犯入城住宿動經旬月傳發報帖
肆行無忌山東樂安高密蒲臺等縣濱州等州居民
盡行走避城郭為之一空切近 京畿地方亦復不
時竊掠鄉村鎮市處處皆有事勢至此亦云急矣各
該官司往往隱匿不報縱有報者十無一二上下因
循習為蒙蔽寇賊所至未聞督兵追截發軍應援不
過閉門自守或將城門用土填合以防突入或備酒
食下程出城迎饋以圖幸免致令人心愈加驚疑賊
志愈加恣肆地方愈加受害中外臣工各懷憂懼竊
恐 皇上深居九重無由盡知古云盜賊起於貧窮

蓋人情莫不樂生而惡死彼有生之樂豈肯甘心就死惟上之人失所以撫之之道使民無以為生舉手動足無非殺身之地不得已而死中求生以延旦夕此盜賊之所由興也久而不治則成大亂矣漢宣帝時渤海盜起選能治者而得龔遂不求勝之而求所以安之於是開倉廩假民慰安牧養勸課農桑盜賊遂息賣劍買牛賣刀買犢史冊以為美談頃自逆賊劉瑾專政以來上下交征誅求無已所以勞民力苦民心費民財戕民命者無所不至窮而為盜固其所也今大姦伏誅忠良在位一切弊政盡行釐革但病根深痼流毒未除良藥雖投元氣難復故奸宄之徒

得以驅之為亂及今處之有道猶可化危為安然不探其本而徒欲勝之將來從者愈衆非惟不能勝勢且益張矣今日當務之急必先收拾人心養愛民力以塞盜賊之源然後約法定令信賞必罰以遏盜賊之流舉措得宜則禍患可弭查得兵部為因前項賊情節次題奏督責經該地方官員又奏發京軍一千員名選差將官御史前去督捕及定擬賞功條格給發馬價銀兩軍前應用計慮非不周悉近又更易巡撫守備以可委任責成但前項盜賊至於攻劫州縣比之往時響馬截路劫財之盜不同根本腹心之患比諸常年各邊奏報聲息之勢不同雖其志在劫掠

無有遠圖然日久不行撲滅萬一奸黠之徒附合其間蔑我無能恃彼得利呼召鳩集其數益增致生非分之望不無上煩

聖慮比者漢中等處流賊藍五等作耗

特命尚書洪鐘總制各路軍馬征剿後因四川江津播州等處奏報賊情又添設巡視都御史高崇熙與巡撫都御史林俊分方整理及發太倉官銀二十萬兩動支彼處官庫銀亦不減二三十萬兩近日江西盜賊有警既更易巡撫又添設總制都御史陳金徵調兩廣土兵協同攻剿皆出兵部建白

聖明采納而行彼處人心有所倚賴乃今根本重地密邇

京師賊勢猖獗如此若徒循常襲故從事非

之不無玩時愒日養成大患況民遭荼毒而不及
拯之將謂　朝廷無意於彼恐萌從亂之心以資奸
人之用善後之計不知何出此臣所以夙夜疚心而
不能自安者也顧惟職非軍旅不敢出位而言然備
員大臣事關休戚為此開坐謹題請　旨　一裕民
乃可止盜合無該部查曾經盜賊殘害地方正德五
年以前起存錢糧物料實在小民名下拖欠者量為
減免以寬民力被賊殺傷人口燒毀房屋之家量為
賑濟存恤毋令失所此直隸附近州縣有　皇莊及
功臣田土去處管莊人員生事害人多收租米及爭
奪軍民田地往復奏勘丈量裏河一帶進　貢進解

馬快船隻夾帶私貨興販私鹽多索人夫折乾銀兩及鎮守分守守備管倉等項官員奏帶參隨頭目家人倚當快勢詐財騷擾地方諸如此類不可枚舉皆足以召軍民之怨爲盜賊之驅宜從該部申明舊例

奏　請乞將特降　綸音明示禁約責令巡撫巡按管河等官嚴加訪察但有犯者依法按問指實具奏不許姑息撫按三司官仍約束州縣衛所官吏禁戢貪殘一錢不許擅科一夫不許妄役一應軍民疾苦不便事情應查革者即便查革事體重大者作急具

奏定奪務使人沾實惠如此則民有聊生之樂各思安其田里盜賊不能驅之從矣　一兵部奏發京營

京軍一千員名選差坐營將官李謹統領剿賊又差
御史吳堂監軍紀功京營精兵李謹良將固堪付託
但地方廣闊盜賊滋蔓東突西馳此出彼沒以我一
枝之兵當彼各路之賊坐制一方則顧理不周隨處
追截則人馬易敝彼逸我勞難保全勝似宜添差官
軍分路夾攻互相應援然客兵有限先須督責彼處
分守守備軍衛有司官員嚴謹封疆鎮守要害整搠
官兵相機策應又須多差乖覺人役遠為哨探一遇
有賊分投馳報各處會兵追剿但坐營官名位職銜
與鎮巡三司體面文移未審有無罣碍况事干山東
河南直隸府衛萬一各圖利便不肯同心協力不無

悞事似宜比照江西川陜事例暫設文職大臣一員
提督軍務大將一員暫充總兵名目各會同調度主
客官軍人馬節制鎮巡三司賊情寧息取回如此聲
勢揚而武威振盜賊聞風自然知懼真保定達官達
舍委的可用但須得曾經管理廉公有威知兵練事
人心素服將官一員統之易於責効且裏八府地方
見有盜賊此等兵馬恐不須遠調山東河南宜專留
北直隷一帶殺賊以保固近畿繫屬人心為便但要
重賞以鼓其氣嚴令以懾其心前項事情臣不過舉
大槩仍聽兵部參詳可否議擬上　請施行　一臣
覩兵部近日議行捕盜賞罰事宜斟酌新舊條格亦

既詳盡合中但所擬賞格似專為官軍及應捕之人不曾該載夫官軍籍名而食其數也有限其出也有時其會也有地所謂機兵民快又多閭閻之廝養村野之編氓官司苟取充數又未嘗素教而預練之以之禦敵宜其潰敗不支也且今山東河南北直隷即古燕趙齊魏汴宋之地其風氣剛勁其人性慓鋭自古有國者得之足以建功失之易與為亂故唐王仙芝黄巢初起曹濮魏博不過刼掠之椎數月之間衆至數萬遂横行於天下　天朝鼠狗群盗宜無足慮而防微杜漸不得不預為之憂宜及其未盛而招集羈縻之不然彼習聞我官吏之虐科差之繁而又覩

見群盜之得厚利我軍之無能為恐將靡然從之矣昔宋蘇軾之論弭盜欲令各州陰求部內豪猾之士或家富而多權謀或通知術數而曉兵或家富而好施如此之類皆召而勸奬使以告捕自效籍其姓名以聞於朝所獲盜賊量輕重酬賞若獲真盜大奸隨即錄用若只是尋常劫賊即累其人數酬以一官使此輩歆艷其利以為進身之資但能拔擢數人則一路自然競勸遺材皆為我用縱有奸雄嘯聚亦自無徒秦觀之言曰銷亡大盜之術莫大乎籠取天下之豪俊天下豪俊為我籠取則彼卒村鼠輩雖有千百為群不足以置牙齒之間矣臣謂二臣之論皆可行

之于今合無令各該巡撫轉行各府州縣招諭境内軍民舍餘寄住人等但有膂力過人膽氣出衆騎射之外習學拳棒鎗刀撾箠鞭簡但有一藝在身一長可取及雖無技能而乖覺伶俐善窺探事情能出入賊群不怕生死者俱各報名在官審實仍令親屬里老隣佑保管無妻子者量為安插養贍免其本身差徭擇其尤者立為總甲不拘名數編成小隊伍官給器械令其尋蹤追賊殺寇其有頗通書史粗知術數縱横詭秘機略變幻之人即便致之幕下待以殊禮使之察向背覘事變隨宜委用勿令遺逸在野若仕宦子弟及經過客商人等情願自備鞍馬出力拏賊

報効者皆須聽明立賞格不拘何項人役但能擒獲斬獲真正賊盜名顆者隨即賞銀三十兩二名以上遞加有能將有名賊首擒斬者賞銀五十兩若數人併力擒斬亦於賞銀數內別其首從分給其為首運謀及獲功數多者照例論功或陞授世襲軍職填註管軍事或給與散官冠帶榮身若舉人監生省祭官生員吏典等項能督率家人子弟親戚人等擒斬賊犯不顧從軍功例陞職舉人監生省祭官起送吏部就行選用生員准令入監吏典免其辦事當該就與冠帶省祭手下之人仍照例陞賞俱至賊情寧息之日停止先年曾犯竊盜掏摸剌號賭博等項人等係

報効者亦各不究既往一體收錄有功照例給賞如此既以成我討賊之功又以塞彼從賊之志而賊知我收納一方之人其勢自孤其氣自沮弄兵頃刻誠不足慮矣仍先告諭此係暫時招集應用賊情寧息之日隨即遣散務農生理更不拘留以為常役庶幾人心樂從

一盜賊本皆良民近年多因官吏貪殘科差繁急加之年歲薄收俯仰無賴激而為盜但知苟得衣食不覺陷於死地又有一等年少性悍之徒被人誘引一入賊羣難再脫離後雖有身家血屬之顧無可柰何其父母妻子伯叔兄弟非不憐惜招之則不可回首之有所不忍坐視其死因而破及其家

良可矜憫臣愚以為渠魁在所必殺餘黨可聽自新蓋渠魁不殺則長奸民喜亂之謀餘黨不寬則堅小人從賊之志昔竇儼在周世宗時上疏請令盜賊自相糾告以其所告資產之半賞之或親戚為之首則論徒侶而赦其所首者如此賊不能聚矣此言頗切事理合無行令各該巡撫各轉行司府州縣多出給俗說告示隨處張帖諭以禍福利害除有名賊首不赦外其隨從之人許依律赴官自首與免本罪花費過財物亦各不追責令的親家屬鄰佑里老領保生理極貧無田產妻室者斟酌安插毋令失所其父母伯叔兄弟妻子連人尋捉赴官首告者與自首同有

賊花擒同伴賊壹名　有賞銀三兩將賊云
主謀之人擒送者賞銀五兩首結徒伴將賊　又同
伴擒獲者當先運謀者照前給賞餘人酌量賞之所
獲賊盜資財除官物及見在有主識認外餘並分給
賞賊犯若有攀指訐訴分贓寄贓等項並不聽信彼
既脫死之刑　生之路而又坐得非望之利夫人
之情豈不知所趨避哉疑賊之心散賊之黨計無出
此臣嘗以其法行之陝西榜出隨有捕同伴盜而至
者臣覈稽實即行原宥賞之未幾羣賊自相猜疑散
逃出境此其明驗　一各處地方鄉村鎮市民居稠
密團而聚之號而召之亦足支賊但官司不曾鼓舞

約束心力不齊雖有智士勇夫不敢當先倡首恐得禍速而受害條耳昔北魏李崇爲兗州刺史兗土舊多刼賊崇命村置樓樓皆懸鼓盜發之處亂擊之旁村始聞者以一擊爲節次二次三俄頃之間聲布百里皆發人守險要由是盜發無不擒獲周寶儒上疏言鄉村團爲義營各立將佐一戶爲盜累其一村一戶被盜累其一將每有盜發則鳴鼓舉火丁壯雲集盜少民多無能脫者由是隣縣充斥而一境獨清今宜依倣此法令各巡撫轉行各府州縣掌印官將所屬鄉村鎮市各選委家道得過頗有行止幹力衆所信服者不拘里老義官或致仕官監生省祭等項一

二人立為領袖提督地方總小甲火夫人等晝夜巡邏省諭排門住居人户各有置辦弓矢刀鎗鞭撾棍棒之類令少壯子弟雇工人役操演習學每村市口路各設立木柵夜閉晝開高埠去處各搭蓋看家樓一座上懸鑼鼓撲人看守但望有賊遠遠而來即便撲鼓鳴鑼將本柵鎖閉本鎮本村少壯人丁各執器械與總小甲火夫人等併力防禦一面差善走之人[illegible]司督發官兵機快前來接應若有擒獲殺獲賊犯照常人例每名顆賞銀三十兩如村市人家不多者每附近三四處團為一處總委一人管理一處有警各處互相救援庶幾古人守望相助之義規矩

既定省諭既明若臨時畏避不肯出力者輕則聽委管之人量情責治重則送官司痛責枷號其管領之人部下獲功至三名顆以上者照軍功陞一級每三名顆遞加陞授各與世襲係監生省祭官不願陞者起送吏部即時選用係致仕官陞其子孫彼既思其血屬護其家業得官司號召之又慕陞賞懼重法不敢不盡死力如此雖未必能止遏大盜而所在皆兵聲勢聯絡亦足以鼓吾民之氣讋賊黨之心　一重賞之下必有勇夫兵部奏行賞功新例足以歆動人心但各該司府州縣爲因賊壞刷刮帑藏空虛見在收貯除解京供邊之外以備官軍折支俸糧等項尚

且不數此外別難措置若不急為之處誠恐賞格雖
具未免失信於人邇者荷蒙　聖恩許支太僕寺馬
價銀一萬兩但數少不多又專為京營差去官軍賞
功支用臣愚以為舉大事者不惜小費況今所在騷
動利害已迫豈可復循常格且盜賊皆一時烏合所
以能奔走其徒者正以得利則歸之衆人耳況人情
見利則趨以速為貴與賊對敵捨拚身命若待事畢
論功陞賞彼見進死速在目前而陞賞遲以歲月況
又未必可得誰肯輕棄身命合無動支太僕寺馬價
太倉銀庫銀各五萬兩送發各該巡撫山東河南各
三萬兩南直隸鳳陽北直隸保定等處各二萬兩專

備賞功項下支用但係獲功官軍應捕人役及雖非
應捕而能擒斬賊盜照依定擬則例即時給賞庶幾
得效速而人心悅志士勇夫聞風興起賊知我以重
賞勵人心亦必生懼前項銀兩巡撫專委二司官一
員督同軍衛有司委官各一員收掌支銷明立關防
文簿從實填寫事畢將賞過官軍人役姓名脚色并
給賞月日備造文冊 奏繳如賊情寧日支用不盡
仍差官解京交收 一訪得各處軍衛有司等官遇
有賊盜不肯率官軍民快擒捕追截其為計不過閉
門守城而已鄉村任其劫掠全不為意賊徒以此肆
無忌憚遂至城池亦不能保棄城在逃者比比有之

推原其故葢因腹裏地方失機律例不能該載人心不知警策且各處多有分守守備將官管轄又皆有布按二司官分守分巡一旦失陷城池刼掠鄉村了無干涉焉用彼相及照遇賊交鋒難保全無折傷各官畏懼損軍罪重往往以此借口逗遛其怯懦偷安之計深爲不便查得守邊將帥守備不設爲賊所掩襲因而失陷城寨及被賊侵入境內擄掠人民者律有正條但腹裏州縣盜賊不曾該載有司職守比之守邊將帥事體似有不同合無兵部會同法司量爲定擬今後[illegible]城池去處遇賊不能約束官軍民快等項固守或棄城在逃致賊刼庫刼獄刼財殺人及

被賊在於該管地方鄉村鎮市搶殺人民劫掠財物燒毀房屋不能督兵救援其該管分守守備將帥及本城軍衛有司并布按二司守巡官各從重坐以何罪作何處斷發明著為例其督令官軍與賊交鋒致有損折通計過功多寡但有擒獲斬獲功次與折傷相當或損折雖多但能擒斬真正賊盜數名以上者各以功論或將功折罪若遇賊能奮勇追截衆寡不敵致有折傷雖無功次亦須酌量情罪令其殺賊自贖有功仍以功論無功照依律情輕重上 請定奪

大抵承平日久民不知兵要在嚴畏縮之罰厲敢戰之氣使之寧進無退死中求生則可以化弱為強此

外該載不盡事理俱要斟酌議處停當覆　奏施行
一訪得各處軍兵民壯機快等項遇賊不肯向前力戰及與交通走透消息指引道路甚則佯爲敗北將戰馬盔甲器械故意資敵者有之皆因軍法不嚴所致合無今後臨敵對陣畏怯不行前進或臨陣先退棄軍在逃及通賊賣陣走透消息者審究的實即於所在地方斬之以殉情稍輕者打一百枷號示衆其與賊對敵陣亡者給銀三十兩優卹其家係軍官仍陞其兒男一級如此賞罰嚴明則人知所趨避
一盜賊之患常起於因循而成於蒙蔽今各該軍衛有司賊盜入境殺掠隱蔽不行申達　朝廷無由而

知查得見行事例凡各邊及腹裏地方遇賊入境殺擄男婦十名口以上牲畜三十頭隻以上不行開報者軍民職官問罪降一級加前數一倍者降二級加二倍者降三級甚者罷職其上司及總兵等官知情扶同事發參究治罪但止行於各邊腹裏賊盜似未該載合無今後但遇強賊在於本境劫財殺人燒毀官民房屋搶掠頭畜等項其該管官司一面申達合干上司一面星馳徑自具　奏若隱蔽不行　奏報申達俱照前例參問降級甚者為民合干上司知情扶同者一體參究庶可以革將來蒙蔽之患　一各處應捕人員捉獲賊盜多被該管官司奪取以為巳

功或作人情送與勢要失則害及其身成則功歸

人此智士之所以灰心而勇夫之所以解體也宜令

兵部奏　請禁約除已往不究外後有犯者照依邊方買功賣功事例問罪發遣充軍庶幾有功必賞人心自然激勸

一軍行糧從各處糧草缺乏徵調官軍將何支用宜令戶部多方計處糧草速行各巡撫督令布政司掌印分守管糧等官先儘在庫查支不拘何項銀兩分派糴買應用內有應該起運者就准作數如有不敷宜將兩淮運司賣鹽銀兩查送各巡撫派給緊關缺用去處支買明立簿籍查考事完類造文冊　奏繳若有賊情寧息用剩之數解京交收

此外倘再不敷作急具　奏定奪　一各處地方城池堋塌武備廢弛軍不識戰鬬官不識教習以為常事故一日遇賊茫然無備束手受害其未經殘害之處亦復如是恐尚未知警策宜急行各該巡撫嚴督盜賊未至地方及時修理城垣挑濬濠塹整備器械嚴行哨探積糧以待用練卒以蓄威以無事視有事庶幾倉卒不致失措江南應天蘇松等處災傷饑饉並宜加意隄備恐賊被我軍追逐突至濱江乘虛奪船而過為害必深漕運船隻尤須嚴防總督總兵等官於各船過淮之時查點該用什物器械不許缺少定與號令使各幫官軍用心看守互相應援及差官

嚴督沿途所在官司各照地方防護倘或疎虞
所歸此又愚臣之私憂過計者也

議處江西緊急賊情疏　楊一清

該兵部題前事該巡按江西監察御史曹俶參稱右
參政董朴僉事張昊既不遵期進勦又不嚴謹預防
致賊偷營失機殺死官軍難逃重罪及稱各賊倚山
立營窮兇極惡若不撲滅必成大患等因訪得各官
自遭挫抑以來心懷驚懼舉動無措見今地方賊情
重大相應議處等因到部看得地方盜賊已非一歲
之積而饒州撫州之賊起自近年經該官員既不能
即時撲滅又不能早為　奏報因循玩愒養禍至今

猛大猖獗刼庫攻打縣治拒敵殺死官軍恃山為險未易猝收將來事變未可測量彼處不曾設有將官兵無紀律參政董朴僉事張昊等本以書生不諳軍旅提脃弱不練之兵當桀黠方張之寇兵敗身傷損威貽患罪雖難貸情或可矜　皇上軫念軍民荼毒節因兵部建白更易巡撫添設總制而董朴等不即加譴容其戴罪殺賊無非愛惜人才之意其各官敗衂之餘志意消沮人心玩慢責以破賊成功恐未可得臣等復慮江西雖設總制官員而無主將總制文臣似難親臨戰陣闘彼處見調官軍三萬有餘又令議調兩廣土兵民快三千員名前去協力征勦夫兵

至數萬豈無大將統領雖議設叅將一員但各府州縣多係有賊地方倉卒調遣惟恐顧慮不周兵部之事非臣等所能悉知顧惟制禦賊盜與禦戎少異居常保障防遏全在本處官兵隣境土兵等項不過暫時調用此等各兵雖得應援之力亦有侵擾之虞不得已而用之檢防控制存乎其人急之恐失其心緩之難戢其暴若能威賞並施剛柔兼濟方免後艱總制一人固難獨謀坐運必須委用都布按三司官員若操練民兵護守城郭招集土人以為鄉導此正分守分巡之事誠使督率有道隨處皆兵人自為戰古人村置鼓樓之法議營團結之論今鄉村屯寨未必

可依倣而行然豈專事刀筆文法之吏所能為哉及照江西見任二司如副使吳一貫僉事王秩輩固皆多才練事其餘雖或有才未必盡閑紀律通達時變用之領兵制敵恐非所長而調來土兵皆昔威信未孚緩急弛張之宜豈能一一中節博訪得雲南按察司副使吳遠舉廣西梧州守禦千戶所人諳曉夷情熟閑軍事先任廣東節經統兵民快征勦賊寇人所素服蘄州府同知李嘉言廣西潯州府平社縣人生長夷方識其情性具有才畧善於調度當地方用人緊急之際難拘常例處置合無將董朴張昊聽本部查收別用待巡按御史勘報至日該衙門具 奏定

奮號將吳廷舉陞江西布政司右叅政李嘉言陞江西按察司僉事頂補董朴張昊員缺兵部差人馳驛賫文催促前去到任管事聽總制及巡按官委用責成整搠鄉兵招集義旅隨處應援截遏勝於征調客兵其兩廣調來田州等處土兵及募得新會民快各令吳廷舉李嘉言及王秩等協同彼處領軍叅將鈐制約束要在豐其飲食嚴其止宿重立賞格以待其成功時加犒勞以作其銳氣使各威信素孚上下相通情意相契庶幾不失其心可得其用地方居民免侵掠之害如果績効昭著總制等官揹實具奏本部

上請不次陞擢以酬其勞臣等所見如此伏惟 聖

明裁擇至於彼中合行事宜略具一二于後乞下該
部行令總制巡撫等官參酌施行其餘利害緩急難
以遥度隨機應變則在各官臣等雖非職任但念大
臣義存體國一得之愚不敢自隱謹題請　旨　一
江西各府州縣兵亦多可用顧駕馭之者如何耳訪
得廣信府永豐縣守允軍兵弋陽縣横峰窯打手贛
州寧都信豐安遠龍南太平等縣所轄鄉保會昌縣
長沙營各有慣熟打手及安遠縣大石伯洪二堡善
射弩手俱各數經戰陣闘敵不怯其餘府縣亦有大
户子姪弟男人等習學武藝宜從各官酌量招調與
前項調來土兵相兼攻勦但要申嚴號令明示賞罰

彼既各有身家之顧又貪慕官司之賞必然趨之
之衛所豢養之兵州縣應點之卒大有不同且使
来土兵有所鈐制仍須明白曉諭此係暫時借用事
寧即便散遣回還並不拘留應役如此庶幾人心樂
從　一樂平餘干二縣各賊出沒路最緊關險阻去
處必須多撥官軍嚴謹把截仍須相其地勢高壘城
域深掘壕塹斷其散出多集軍兵打手分布練習肄
出遥振以爲聲援其切近賊巢如安仁貴溪弋陽德
興浮梁等縣民快機兵若一槩調用恐賊乘虛劫掠
宜各存留本處鎮守把截不必調用　一浙江開化
直隸休寧婺源等縣俱與餘干樂平山勢連接道路

相通若無兵把守恐賊被我兵追襲奔潰隣境倉卒無備重貽患害合行各該巡守官一體整備官兵嚴加把守預防不測　一南康府都昌九江府湖口等縣臨湖近江乃盜賊出沒之處賊勢敗計窮恐從此奪船走避亦須集兵防守進兵之時預行彼處官司將官民船隻遂遣遠避以防竄越　一江西腹裏地方不設烽堠但令各枝官兵道路隔越不相應援恐致悞事宜從鎮巡官多方處給銃砲火藥以壯軍威仍于高山峻嶺去處照依邊方設立烽堠以時瞭望遇有警急互相策應　一兵部申明捕賊陞賞則例已極詳盡但恐止行於山東北直隸地方其江西等

未審有無該載又止為官軍及應捕之人而設其非應捕而能擒斬賊盜者尤須優其陞賞則人心踴躍所在皆兵賊徒知所畏憚合無通調各兵宜從該部查照定擬陞賞則例通行使各該官司有所憑據遵守其應賞銀出於何處亦要明白定奪處置或將在庫不拘何項銀兩悉聽支用事寧具實開銷應起解者准扣作數庶無掣肘若照常槩以支給無礙官銀為言終恐虛文無益

一江西之盜即係鄉民其大家富室多與相通或為窩主寄頓贓物或令家人子姪與之合夥始則利其貲財不暇顧籍終則劫于威勢莫可柰何只得展轉依附有相為存亡之勢顧本

良民豈無知識一旦回思必將深悔今宜出給告示諭以禍福開其自新除有名賊首不宥外但有曾為賊盜窩主及令家人等項與賊合夥者即便赴官出首自設方略將本家之人尋捉送官與免本罪若能設法奮力將賊徒擒斬惡依常人例照名給賞擒斬首級獲賊數多者照例論功授以職事其賊夥後有攀指分贓等項並不追究倘或執迷不悛我兵追破賊巢擒獲賊犯招出同謀窩主實情籍沒誅斬家破身亡雖悔何及如此開諭明白人心必動自然賊黨易散賊勢自孤　一軍法至嚴犯者決不輕貸江西等處雖連年追捕賊盜大抵多是姑息進則陷於

亡退則苟存性命士卒誰敢捨生而輕進我宜令
制巡撫等官申明軍法但係臨陣退縮通賊賣陣等
項重情實跡顯著即於軍前斬之以徇其餘違犯軍
令及軍于經過止宿去處搶奪人財物姦污人妻女
重則處死輕則打一百棍枷號懸衆軍法既明則軍
威可振大功可成　一隔省征調土兵其土官親信
頭目恐不肯來則來者多是苟取足數宜行兩廣總
督鎮守官務以地方為重坐委有名官舍頭目領管
彼為身計自能挑選精銳以來仍行兩廣總督支給
官銀每名給與二兩養贍其家江西總制官差官量
齎花紅綵段前去賞勞該管土兵及頭目庶幾樂于

應命

弭盜恤民疏　　王瓊

照得先該本部為因近年各該官司隱蔽賊情不行督捕以致滋蔓釀成大患以此節次議奏申明律例但有賊盜生發隨即申報緝捕不許隱匿坐視又因今年河間等處災傷慮恐人民缺食聚衆為盜又奏准添設總兵官選揀官軍二千員名鎮守地方近訪得蘆溝橋迤南良鄉涿州一帶地方強賊聚衆刼掠及武清固安永平一帶地方亦有盜賊生發各該官司既不火速申奏又不設法督拿若不通行查究何以弭患將來及照巡撫都御史專以弭盜安民為職

未聞申嚴號令禁防盜賊亦難辭責合無請　勅巡
撫都御史臧鳳李賛嚴督軍衛有司并兵備守備分
守等官比常十分加謹整搠應捕官軍不時往來該
管地方巡邏如遇響馬盜賊務要衆髗擒捕不必拘
定地方自分彼此致賊脫走仍要互相傳報會合勦
捕其巡捕官軍合用行糧草料馬匹軍器巡撫官務
要用心區畫撥補應付必先養其銳氣庶可責其効
力各官內有謀勇蔬幹者以禮獎勞倘貪害人地方
屢次失事又隱匿不報者參奏罷黜罪之　勅鎮守
河間總兵官張寶務要委用領軍頭目得人選練捕
盜官軍有法遵依原議但遇報到賊情聚衆三十人

以上量撥官軍追襲勦捕出給勘合照例應付行糧草料務使威武振揚盜賊屛息不許委用非人縱賊不拏或別生事端騷擾州縣甚至妄拏平人追取贓物驚疑軍民激成他變咎必有歸仍行各該巡按御史從公訪察果有前弊不分巡撫鎮守分守兵備守備等官具實　奏聞區處及照京城內外近日米價騰貴乞食饑民徧滿街巷乘機搶奪賊盜漸多合無請　勅錦衣衛嚴督本衛該管地方官員旗校并五城兵馬司嚴謹夜禁防察奸宄及行團營將領撥巡捕官軍馬匹盔甲逐一查點內有老弱瘦病損壞不堪者作急更換撥補嚴督把總巡捕都指揮比常加

謹晝夜来往該管地方巡捕不許怠忽臣等又議得
荒年禁盜理固當然但恐軍民迫於饑寒為盜者衆
將不勝誅加以捕盜官員恐罪及身過於搜求羅織
以致法網太密盜無所容激成他變至不能禁豈非
臣等謀慮不審之過罪將焉逭伏望　皇上長慮卻
顧弭患未然急降　詔旨先將畿内饑饉艱難地方
軍民一應征科不分新舊俱暫停徵待明年麥熟再
議征收敢有故違逼徵者聽巡按御史將應問人犯
就便拿問其餘不係艱難饑饉地方不在此例然後
酌量財用多寡再施賑濟之令京城内外乞食幾死
亦乞處分量為賑給餓死者官為掩埋毋令暴露即

今米價甚貴或預支月糧或和買平糶或別有良法早爲議處庶可以弭京城内外盜賊之患前項賑恤事宜乞 勑戶部查例奏請施行

地方利害疏　胡世寧

夫自古盜賊之興即當撲滅於微若其既久而多則不得不撫捕兼行者蓋以情則脅從當罔治以勢則延蔓難根誅也故如漢武帝以南征北伐之威不能盡殺盜賊及後輪臺詔下休兵恤民盜賊不見其迹又如漢龔遂當宣帝彊盛之時下令渤海諸持田器者爲農民吏無得問固不聞其誘使釋兵而盡殺之也向者山東直隸河南江西各處盜賊動輙數萬非

我
皇上洞明治體畧降　恩詔撫散脅從繼今
將帥誅鋤首惡豈能平定如此之易其自古招撫
之失有當戒者謂如唐宋金元之季官其渠帥授以
土地假以兵權更或因其懈弛而遂行誘殺見其跋
扈而復事姑息以是威信兩失紀綱大壞坐致衰微
耳若今委任得人撫處有道萬無是失也只今江南
之賊華林碼磁勦散無餘東鄉舊招遺黨尚及千人
姚源或云三信其數然臣不能實知也其他尚有贛
州舊招之徒新淦初起之衆動皆以千數至於樂安
建昌等縣亦有餘孽覬望反側未盡消除今以事理
言則在東鄉者皆原被脅從舊日招定之人亦既憤

其首惡之陷巳而助官擒斬矣其他別有違犯者亦皆陸續送官治罪不敢隱匿其在姚源者舊雖聽招不曾流叛近於王重七等之殺官焚縣大肆兇惡彼則始憂濫及而有觀望之罪後來自雪而有助討之誠此二處賊情應議撫勦之招案也以人情言則今地方大户自重身家者懲其往日決不肯與之聯居又有一種豪強光棍始以助官殺賊為名中以通賊寄贓得利暨後以誣執平民嚇詐財物為業惟恐事定還鄉則新民告取財物良民告償人命鄉黨雖安彼獨受罪於是外則胥動浮言挾制官府內則讐殺復業良民及聽招新民各誣以罪使之不得寧居必

至變亂而盡行剿殺以滅其迹此等之事官府動
浮言各立意見或以爲罪或以爲功雖有爲地方深
計者彼此牽恃莫之能禁今民間所苦第一光棍第
二盜賊而兵擾次之爲之父母者所宜急求安定以
全其生而彼豪民光棍搬居城市方得藝業欲圖延
捱歲月累死貧民蕩空鄉土而罪名可掩無併可肆
有如置身風波之中衆皆失色速求底岸獨爲水手
者方傲歌駐楫乘時射利而過客不知風濤利害或
信其言以爲然其亦可痛也已今姚源請兵勢當必
討固無容議矣其也盜賊有言當撫者曰彼既脅從
聽招已定・朝廷恩信豈可輕失惟待之以誠治之

以法嚴禁先棍不許擅殺於前過惡永不追究再後有犯決不姑息則彼知一人之罪不累衆人今日之刑非同昔日自然心悅誠服帖然助順不過勦治數十人撫治三五月而事定矣若其誘殺一處則處處驚疑而起當此民窮財盡之時兵連禍結爲之奈何有言當勦者曰今日地方大戶皆欲殺賊衆口同辭以招爲誘浮言既不可解擅殺又不能禁彼固賊耳安能保其上下激之終不爲變亂變則招撫之人獨罪難當矣固不若勦則成敗利鈍與衆共之地方之禍自彼地方使然也於我何欲此則撫勦二策未有定見之情弊也如臣愚見則謂舊招者不殺再叛者

不招而新起者必撲滅於微即此三言而事定矣故
先追賊開化賊勢甚彊二省議招臣獨不可今在東
鄉賊方信服欲臣誘殺心亦未安爲守前說耳然不
敢自以爲是也特不敢欺隱再陳以備採擇焉耳
朝廷憫念地方節次差官體勘賊情及羣臣功罪臣
以功罪一時難定蓋由事目繁多文案堆積又歷難
遍於鄉邑採訪或謬於溥聞又況忠臣或遠或去而
又恥於自揚智士日近日親而又巧於媒孽雖有至
公至明必須假以歲月方得查實否則一時輕信誤
聽未免有傷公正之體以孤忠義之心若前賊勢衆
寡賊情向背則早宜勘報以定撫剿畫一之論庶幾

官有定守民有定志而地方早得寧息耳然臣又慮
江西地方之禍不止盜賊可憂者即今天旱之久民
窮之極赤地千里而水泉亦竭田禾無收而麥種難
下未歲民饑賑救無備省城被火延燒萬室基地所
便盡歸王府債負所責遍及閭閻庄田所逼民久立
寨三司官員多被鈐束問刑參吏等事舉奉成案施
行近者買辦漸行於外府騷擾遍及於窮鄉臣恐此
不善處則良民不得安生皆起為盜臣下恐有隱禍
多懷二心禮樂政令漸不自出　朝廷地方之事益
有可慮者矣臣愚欲乞　聖明廣集羣臣及江西鄉
土有識士夫會議或於見任都御史俞諫任漢專委

一員或另選才望服人公忠體國不避權勢不貳浮
議大臣一員前来地方無任提督巡撫之責假以陳
金彭澤之權使其統御将帥調度兵食激揚清濁易
置官吏興革利弊皆得便宜于前各處新舊盜賊應
撫應勦或先或後悉聽計畫萬全　奏聞區處至於
光棍害人奸貪怠政等事悉從禁革其於久困窮民
玅選循良曲加撫綏早期休養務使安全更乞　温
詔戒諭賢王益崇謙德遠避嫌疑遵依　祖訓止治
其國内官僚而江西三司以下政務聽令各官照常
自行若有事情重大應合奏　請者奏聞　朝廷區
處不須該府干預更宜嚴戢下人恪守禁令惠及貧

民莊田基址悉還原業內臣軍校等項擅出外府生事者悉令取還有稔惡不悛及額外投充者聽令法司提問如例更乞嚴勑鎮撫以下官員俱要查照欽奉太宗皇帝聖旨事理凡遇王府差放事務必須奏准方許奉行違者重治庶幾小民有再生之望地方無意外之虞宗室有磐石之固九重紓南顧之憂病廢小臣不勝伏枕踴躍欣頌太平之至

請平潞州疏　張孚敬

臣昨承聖諭欲掣回潞州討賊之兵更易巡撫官着用心設法撫勦或待其自定夫更易巡撫官設法撫勦仰見聖謨之所在矣如掣回兵馬或待其豫

定非愚慮所能及者夫自古帝王雖神武不殺未有不誅天下之亂賊者也亂賊不誅未有能安天下之民者也孟子稱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今我 皇上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以大振中興之業此其機也夫 朝廷紀綱本不失也而失之有漸 祖宗國勢本不弱也而弱之有由

昔唐吳元濟反於淮西憲宗命諸將討之元濟求赦於逆黨王承宗李師道二人數上表請赦元濟不從已而王師無功乃遣中丞裴度請行營宣慰度還言淮西必可取知制誥韓愈言淮西三小州殘弊困劇之餘而當天下之全力其破敗可立而待然所未可

知者在　陛下斷與不斷爾李師道夜遣賊徒擊殺裴度不得或請罷度官以安賊黨憲宗怒曰若罷度官是奸謀得成　朝廷無復綱紀吾用度一人足破二賊度言淮西腹心之疾不得不除且　朝廷業已討之兩河藩鎮跋扈者將視此為高下不可中止憲宗以為然悉以用兵事委度討賊已而高霞寓戰敗中外駭愕宰相入見爭勸罷兵憲宗曰勝負兵家之常豈得以一將失利遽議罷兵於是獨用裴度之言言罷兵者亦稍息矣諸將討淮西四年不克餽運疲敝民至有以驢耕者憲宗亦病之以問宰相李逢吉等競言師老財竭意欲罷兵裴度獨無言憲宗問之

對曰臣請自往督戰誓不與此賊俱生臣觀元濟勢實窘蹙但諸將心不一不併力迫之故未降耳若臣自詣行營諸將恐臣奪其功必爭進破賊矣憲宗悅度將行言於憲宗曰臣若滅賊則朝天有期賊在則歸闕無日憲宗為之流涕已而淮西果平李師道憂懼不知所為遣使奉表獻沂密海三州布衣柏耆以策干韓愈曰吳元濟既就擒王承宗破膽矣願得奉丞相書往說之可不煩兵而服愈白度為書遣之承宗懼請以二子為質及獻德棣二州臣竊惟唐之有吳元濟不啻今日之有陳御也裴度謂淮西腹心之疾不可不除猶今日郢城為京輔近地不可容亂賊

所據也其謂兩河藩鎮跋扈者將視淮西爲高下猶今日各處強横之徒或視潞城爲高下也其謂 朝廷業已討之不可中止猶今日 朝廷出兵討賊已有成命不可中止也彼謂師老財竭欲請罷兵猶今日之有欲爲罷兵之言而今日廷臣則未聞爲此言者栢耆以策說承宗而使之歸命猶今日用李克己之說也唐則元惡就擒栢耆藉天威以收餘黨今日乃不仗兵力而欲使一介書生行其說於大憝其不知事勢也甚矣臣嘗謂李克己之策縱使有濟亦非帝王萬全之道蓋堂堂天朝不興問罪之師而乃使小夫爲鬼蜮以制亂賊豈爲謀之善哉書曰事不師

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臣愚不知古也第　朝廷綱
紀不可不惜　國威不可不振往者大同之變　朝
廷姑息竟莫之懲至今強橫不逞者動以藉口令潞
城之亂又不問罪惟務招撫則小人之不逞者又以
藉口　國典不明盜風滋長臣竊憂之切惟今之潞
城一隅之地而當三省之全力其破賊亦有可立而
待者倘蒙　聖斷駐兵征勦乎此一方則威行於緣
邊風聞於天下而無敢有不逞者猶王承宗李師道
之歸命於憲宗也或以廣西可撫而潞城獨不可撫
何也夫興師問罪猶用藥治病隨變而通之也廣西
夷寇未嘗抗拒官兵且元惡已殲其下人可以撫納

路城中國之寇魁首尚在敎軍官三四十員屠戮生
靈無筭誠不可不誅此其所以異也夫裴度以獨見
而成平淮西之謀憲宗以獨斷而成平淮西之功臣
之知能萬不逮度而區區愚衷所以爲 國盡謀者
竊願效焉伏惟 皇上允文允武之德邁古帝王又
非唐憲宗可比夫豈斷有不足哉必不然矣韓愈爲
平淮西碑詩曰淮蔡爲亂天子伐之既伐而饑天子
活之始議伐蔡卿士莫隨既伐四年小大並疑不赦
不疑由天子明凡此蔡功惟斷乃成既定淮蔡四夷
畢來遂開明堂坐以治之臣敬爲 皇上頌焉惟
聖明俯賜裁察

條議寧州地方善後事宜疏

潘季馴

據江西布政使司呈奉　臣批據分守南昌帶管分巡南昌兵備道左參政盧仲佃守巡湖西道右參政陶幼學副使李臺呈先奉　臣等案驗看得寧州靖安萬載新昌等縣萬山聯絡中皆可為盜藪各賊今雖漸息難保不復嘯聚若待出刦有形而後發兵追捕則不免有臨渴掘井之悞使其東征西竄南追北突官兵徒自奔疲無益防禦仰道即將餘賊盡行搜捕并將善後事宜虛心訪求從長計議務俾盜賊無所潛遁地方賴以永寧具由通詳等因奉此隨該各道督發原調官兵搗巢及前到湖廣瀏陽平江黃稈坪等

處又三道疏 左官鄉兵快擒獲賊首詹少峯吳子明
王友約盧本江潘起鸞潘起鳳張足伍等肆拾餘名
皆二十年積案巨酋萬口稱快目今地方俱已寧息
但趂此平定之時若不講求善後經久之計難保前
孽之不復萌令該各道遵照原行虛心諮訪開列例
款呈乞施行等因隨奉兩院俱批本司會議詳報依
奉會同三司官查議得前項地方詢之輿論皆以不
據要地不立將官不分哨守決非所以控制地方以
爲全省之捍蔽也所有一應事宜照款覆議合就通
詳等因到臣據此照得寧州并奉新靖安武寧新昌
萬載等六州縣皆係附省之邑去省近者百餘里遠

者不過四百里名雖分隸三府其實盤旋山谷間並
無尋丈平衍之地重巖複嶂深箐茂林隨處可窩隨
險可據今循幸地方之民力穡者多無籍者少而無
籍之徒猶幸其欲易足欲足則散萬一地方多事乘
機嘯聚則江省不免震動而諸郡皆為不寧矣茲者
仰仗 天威諸臣奮勵積案巨酋俘馘殆盡地方見
已寧謐或可少紓 皇上南顧之憂然不及時整頓
他日必當復滋臣等反覆思惟委應計處與其周章
於有事之日不若料理於無事之時雖不免為亡羊
而緝籬然猶勝於養癰而致潰謹列七事上 請伏
望 勅下該部再加查議如果臣等所言少有裨益

俯賜允行地方幸甚臣等幸甚　一議添設守備竊
照寧靖奉武新萬六州縣萬山聯絡巖谷深險且與
湖廣平江瀏陽通城興國等州縣相鄰而大溈山橫
界其中流賊嘯聚為窟穴則剽掠鄉村飽則復歸巢
穴為患積有年矣近雖移建兵巡道於寧州足為彈
壓但平時操練遇警折衝非將不可況盜賊生發之
處離州不下三百里報賊調兵往返便至六七日賊
起則苦於哨探之未真賊退則苦於追捕之不及奔
走道路無裨防勦為今之計必須扃鎖外戶然後可
以扼險控制設立中軍然後可以相機捍衛查得該
地有銅鼓石地方居瀏平新萬及寧州適中之地盜

賊出沒便於邀擊相應於此設立中軍衙門伏望
勅下該部查議添設守備一員給 賜專 勅一道
前來駐劄撥與精兵一千名分班操練仍屬南昌湖
西兵備道管轄遇有冦警一面呈報一面剿捕如賊
逸出湖廣瀏平與通醴陵及本省萍鄉等處許其出
境追捕各該地方巡哨官兵聽其調度協剿 勅內
明白開載庶免掣肘如此則賊險先據盜源可息不
惟六州縣特以無恐江省且倚以為重而湖廣鄰封
之禍或可消弭於萬一矣伏乞 聖裁 一議分布
哨守竊照寧州銅鼓石地方既設有守備衙門四面
節制頗專止六員且五縣道里違遠遥制為難四山巖

穴尚多窠巢卜須顧此失彼未爲萬全詢之地方輿
情俱云新昌之黃岡洞萬載之黎源洞奉新之百丈
洞靖安之雙坑洞武寧之黃竹洞俱可潛通大潙山
流賊易於藏匿相應各立一哨每哨即於守備營內
撥兵一百名揀選能幹慎密千百戶五員分投管領
操演雙月輪班更換俱聽守備衙門約束遇有警報
一面申呈一面剿捕仍傳報各哨互相策應不得推
諉及查黎源洞原有坐落屯田七十二戶土廣人稀
軍餘不便管業多招流民佃種因而縱其劫財分用
爲患非一日矣合無即令該哨官就近管理以便約
束屯軍其各哨官廩量從優處積有年勞特爲薦揚

破格超充守備之選如有失事即行參提重治如
則遠近相維首尾相應分地責成而地方可保無虞
矣伏乞　聖裁　一議改設巡司查得銅鼓石地方
原設有定江巡檢司歲編弓兵二十四名在彼防捕
兵弱勢孤虛糜廩餉今議銅鼓石建立守備衙門該
司似爲冗贅及查新昌縣黃岡洞山谷深僻人民稀
少哨官難於棲止合無將前定江巡檢司改隸新昌
縣移設彼處與該哨兵營無設並峙併力禦防庶地
方不致遼曠而官兵便于久往矣伏乞　聖裁　一
議處給兵餉竊照銅鼓石大營并五哨兵輪班哨練
該撥兵一千六百又守備官家兵四十名五哨官家兵

各十名共該一千零九十名所有應給糧餉俱應立有定額查得寧州舊營原兵伍百名係寧靖奉武四州縣撥出精兵今兵備道駐劄該州去銅鼓石營甚遠除留兵二百名聽該道哨守追剿外止餘兵三百名又瑞州一府要害在於新昌今設立黃岡洞一哨相應於該府揀練精兵內撥出二百名袁州一府要害在於萬載今設立黎源洞一哨相應於該府精兵內撥出二百名統前共有兵七百名尚欠兵三百名合應召募及前關守備哨官家兵通共該添兵餉三百九十名相應處給查得本省舊有浙兵一千餘名俱有額派軍餉近年漸漸消革僅存三百餘名而原

等□□州司在边相應於內查支給作新添營兵工食
餉不增而兵自足民不擾而事克濟宜無便於此矣
伏乞　聖裁　一議兩省協勦竊惟天下之事每成
於相濟而敗於相諉聞之兵法曰腹背受敵雖强而
踣江西湖廣地方固多山賊然非兩省交界合拳獨
擊何難消弭今賊叢於楚楚之官兵知而禦之賊遯
而之江楚弗之問矣賊叢於江江之官兵知而禦之
賊遯而之楚江弗之問矣分地分民我心不協此追
彼突賊固裕如如之何其克寧也今歲七月間臣等
調兵至寧勦捕賊聞其聲連夜逃往瀏陽醴陵地方
臣等即督官兵過境擒勦而移文湖廣軍門知會陳

都御史亦即移檄該地方衙門協捕故積案巨酋皆
幸就縛此其協心之明效也伏望　勑下該部轉行
兩省撫按衙門著為定例賊發於江西該道移文湖
廣下湖南道上江防道勒兵界上以待賊徒之逸如
被越入本境即同江右官兵併力擒剿賊發於湖廣
該道移文江西南昌湖西各兵巡道勒兵界上以待
賊徒之逸如被越入本境即同湖廣官兵併力擒剿
如有推諉懈弛聽各該撫按官叅究如此則兩省成
一體之勢而黠賊自無容身之地矣伏乞　聖裁
一議設立義總臣等聞弭盗之法莫善於保甲節該
前任諸臣屢屢申飭臣等接管以来查覈甚嚴乃

嶼[illegible]洪平州等六州縣形勢則有不然者深山窮[illegible]
巖巒峻險之地或五六里方有茅舍一二間或十餘
里方有煙爨四五戶甚至三四十里人跡不至者勢
不聯屬自難約束及查沿山一帶深奧處所儘有豪
族巨姓家素饒裕人至千丁者一族之中難保盡善
或造小房於山間招流民以射利或窩積寇於戶下
縱出刦以分贓州縣無如之何保甲豈能鈐制臣等
以為城市之中及人煙輳集地方仍行保甲之法無
容別議外其深山僻坳處所豪族巨姓通行查出籍
名於官每族查訪平素尚義及家勢才力足以壓服
人心者一名或二三名有司以禮召至立為義總免

伊本身差徭令其管束一方如本境寇盜生發及本戶窩隱流賊者統率家衆剿捕送官積有勞勩或五六年內地方寧謐者許本鄉里遞保舉到官有司轉爲申白給以冠帶榮身如有憑藉武斷鄉曲者即便革替仍據法重究如此庶人有領袖事有責成不惟藉以弭盜而亦可潛消其隱慝矣此在地方諸臣亦能爲之但不題奉

欽依人心未免玩愒且他日官更迭換此法必致廢弛故敢冒昧併陳伏乞

聖裁

皇明疏鈔卷之六十二終